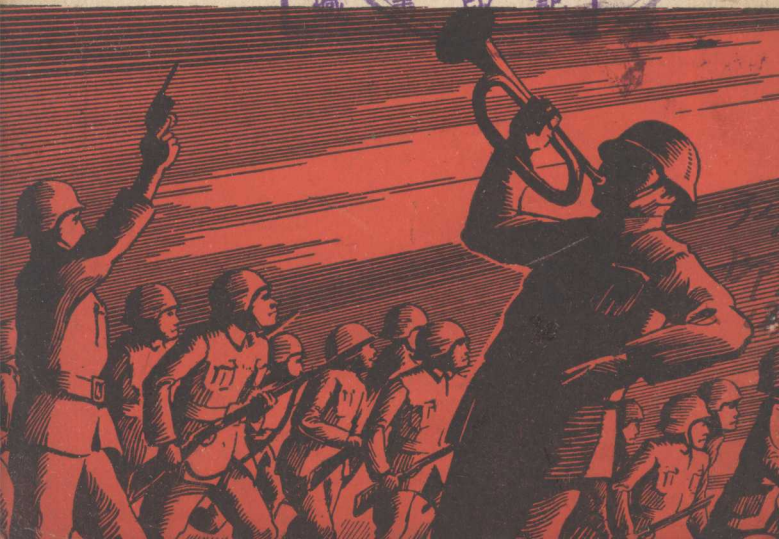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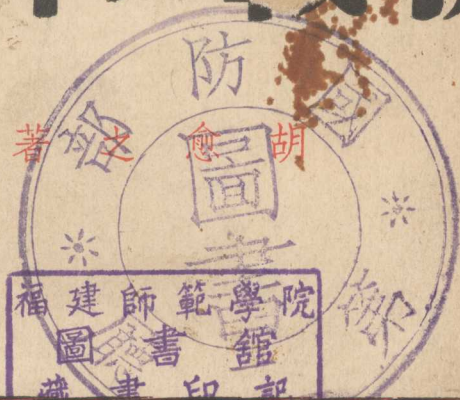


秘

救亡文叢之四

抗戰與外交

胡愈之著



活生

教亡文叢之四

抗戰與外交

胡愈之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NO

N54.49

166

救亡文叢之四

抗戰與外交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胡愈之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月初版

目次

- 一 論三種外交政策……………一
- 二 「和平不可分」論……………二六
- 三 請政府速定外交國策……………二九
- 四 隨着抗戰展開的國際局勢……………五〇
- 五 從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五五
- 六 怎樣運用日內瓦外交？……………六一
- 七 蘇聯能不能幫助我們？……………六六
- 八 九國公約會議之前……………七三

九 抗戰時期的外交問題	八
十 九國公約會議的展望	二〇
十一 德意與遠東事件	二七

附 錄

一 憶北方的友人	一三
二 到勝利的路	一六
三 謹防疫病	二四

論三種外交政策

外交的不抵抗主義

什麼叫外交政策？爲什麼要有外交政策？

一個近代國家，一定有「國家利益」。這國家利益的內容，可以有種種不同；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利益，主要地是指金融資本家的荷包，換句話說，就是市場和殖民地。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國家利益，却是指全民族的生存和福利。但是不管帝國主義國家也好，半殖民地國家也好，都得保護各自的國家利益，發展各自的國家利益。

在我們這時代，保護和發展國家利益的最主要的手段，自然是軍事手段，就是國防軍備。可是單靠了軍事手段是不夠的，必然還得用政治手段。所謂外交政策就是保護和發展國家利益的一種政治手段。

一個強國需要有外交政策，一個弱國更需要有外交政策。因為一個弱國，國防軍備，既然不如人，那麼除了運用政治手段以外，還有什麼方法來保衛和發展國家利益呢？

但是有些「失敗主義者」，却主張根本不要外交政策。他們既不贊成孤立，又反對集體安全制度。他們反對親日，但也反對聯英，聯美，聯德，聯俄。在表面上說得很好聽：「中國要自力更生」，但却不知自力更生也得要有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啊！他們怕蘇聯赤化中國，所以反對聯俄；他們怕上帝國主義的圈套，所以又反對聯英美法。結果他們就主張外

交的不抵抗主義。這外交的不抵抗主義和軍事的不抵抗主義聯合起來，就成了整套的漢奸理論和典型的失敗主義。

丟開外交的不抵抗主義，再說一說外交政策罷。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外交政策呢？

沒有一個百年不變的外交政策，也沒有一個各國共同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既然是以保護並發展本國的國家利益爲目的，那麼自然要根據本國的地理環境，政治條件，歷史傳統，時代趨勢來決定。因此各國可以有各國不同的外交政策，而同是一國，在不同的時期，也可以有不同的外交政策。

不過，在近代國家，外交的具體運用，儘管可以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可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和傾向，却不外三個：第一個傾向是自立門

戶，避免國際的相互倚賴關係，這可以稱爲「孤立政策」；第二個傾向是合縱連橫，造成各大國互相對抗的國際集團，這可以稱爲「勢力均衡政策」；第三個傾向却是根據民族平等原則，結成國際和平組織，這就是戰後新產生的「集體安全制度」了。

孤立政策

所謂孤立政策，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的辦法。

孤立政策和外交的不抵抗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孤立政策雖然竭力避免和別的国家發生倚賴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却要運用外交，阻止他國干涉本國的利益。孤立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使本國避免牽入複雜的國際漩渦，因此也避免了戰爭的禍害。所以一切國際的約束，可以避免的都得避免。可是

另一方面，却也只靠了本國單獨的力量，保護國家的利益，而不能希望從別國求得保障和援助。

因此在外交上採取孤立政策，必須具備以下的幾個條件：第一，領土主權的完全獨立（因為半獨立的或領土主權被割裂的國家，已經不是孤立了）。第二，沒有被外來武力侵犯的可能。第三，對外沒有領土侵略的野心。

世界上的國家，具備着這三個條件的，是很稀少的。大概只有兩種國家，才配採取孤立的外交政策。第一種是發展到最高頂點，擁有龐大土地人口資源的帝國主義國家，就像過去的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夠得上第一個條件，不成問題。過去的英國是一個島國，美國介於兩大洋之間，而且英美都是世界最大海軍國，很少被他國侵犯的可能，所以夠得上第二

個條件。這兩國已佔有了極其廣大的領土、資源、市場，不會再有領土侵略的野心，所以也夠得上第二個條件。

第二種是介於大國之間的一些小國，如比利時，瑞士等，不但土地小，人口少，而且國內資源也極為有限。這些國家主權是完全獨立的，對外並沒有侵略野心。雖然地理位置容易遭外國侵略，但因為處於各大國間的緩衝地位，所以可以用了中立條約來保障安全。這些小國最害怕的是牽入大國衝突的漩渦，所以往往傾向孤立政策，在各大國中間，取完全超然的態度。

但是孤立政策，到底只是舊時代的外交政策，在現在因經濟的相互倚賴關係的加深，與空軍戰術的發展，沒有一個國家不會牽入國際漩渦，也沒有一個國家在國防上可以不受近代軍器攻擊的威脅。因此完全的孤立政

策，已經成爲不可能。英倫三島所謂「光榮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現在已成爲歷史的名詞。美國的門羅主義，早就變了質。假如在一九一七年，美國不能避免加入歐戰，那麼，目前華盛頓國會即使通過了一百個中立法案，未來大戰爆發之後，美國要置身事外，恐怕也斷沒有可能。至於瑞士和比利時，在大戰後，加入國際聯盟，中立地位已不像從前的穩固。比利時最近雖然想恢復孤立政策，但是在德法兩強夾持之下，能不能真正「孤立」起來，仍是一個疑問啊。

勢力均衡政策

和孤立外交恰巧相反的是同盟外交，也就是勢力均衡政策 (Policy of Balance of Power)。這是在十九世紀到大戰前最流行的外交政策，也可

以說是侵略的外交政策。一九一四年開始的世界大戰，實際上也就是這種外交政策所促成的。

所謂勢力均衡政策是什麼？就是帝國主義分配殖民地贖物，準備第二次戰爭的政策。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展，必然引起世界戰爭，但爲準備世界戰爭起見，不得不各自結成軍事同盟，以爭取未來戰爭的勝利。結果，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各帝國主義間結成了許多軍事的政治的同盟，在全世界造成了帝國主義互相對抗的營壘。這些同盟都是以弱小民族的利益來作犧牲品的。英法俄協約完成了摩洛哥的分割，和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德意奧同盟，使中歐無數弱小民族，被壓榨的喘不過氣來。英日同盟更增進了中國的殖民地化。這些軍事的政治的同盟，表面上造成了短時期的「勢力均衡」，實際上却是一種武裝和平。在這時期內，帝國主義都竭力擴張

軍備，促速世界大戰的到臨。所以同盟外交，實質上是以侵略戰爭爲目的的外交。而勢力均衡政策却是以弱小民族爲魚肉的政策。在這中間，只有極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佔支配地位，而一切弱小國家却是被支配被榨取壓迫的。

大戰以後舊式的同盟外交，並沒有完全絕跡，可是因各國人民大衆的反對，已成爲被咀咒唾罵的名詞。勢力均衡政策，逐漸爲集體安全制度所代替。可是到了最近幾年，因侵略的法西斯主義的抬頭，和二次大戰的迫近，又回復到戰前同盟外交的路上來，其中最顯明的例子，是所謂「柏林羅馬軸心」和德意日協定。這兩個結合，是以阿比西尼亞中國和中歐各小國的分贖來作基礎的，同時都含有反蘇聯，反民主國家的顯明目的。其性質和大戰前的軍事同盟，不但毫無分別，而且變本加厲。「柏林羅馬軸心」

成立以後，意奧匈集團和小協約內都起了分化。德意日協定簽訂以來，英德，英意，英日的關係也緊張起來。歐洲和遠東造成了一種新均勢，二次大戰的危機，因此也成爲無可避免了。

集體安全制度

和勢力均衡政策相反的，在大戰後產生了集體安全制度。和同盟外交相反的，在最近十二年來，也產生了互不侵犯條約。勢力均衡政策是侵略的政策，集體安全制度却是和平的反侵略的政策。

集體安全制度不同於一切舊式外交的，有三要點：完全公開，不排除任何他國，這是第一點；參加國家，地位一律平等，因此決不至以弱小國家作犧牲品，這是第二點；集體保障義務，只能適用於防衛和反抗侵略，

而不適用於侵略的目的，這是第三點。

自然，集體安全制度在目前還沒有發展到相當廣大堅強。但在大戰後二十年的國際政治中，已經顯示出維持和平與制止侵略的一部分效力。就一般的集體安全說，國際聯盟至少已表現了一個雛形。目前的國際聯盟並沒完全實現集體安全制度的原則。盟員並不能包含世界一切國家。國聯的組織不能使參加各國獲得絕對平等，依然免不了一部分大國的操縱。而且對侵略國家施行集體制裁，也缺乏有效的機構。但這都是國聯的缺點，而不是集體安全制度本身的缺點。從德意日三侵略國家的反國聯的堅決態度，可以明白，就是這樣一個殘廢不全的集體安全組織，對於和平也不是沒有一點兒效用的！

再就區域的集體安全制度來說，如洛迦諾公約，蘇聯和邊境各國訂結

的不侵犯條約，蘇聯和法國捷克的互助條約，美洲各國的不侵犯條約及和平公約，實際的效果比之於國聯盟約還要大些。自然，集體安全制度就目前發展的情形，還不能保證可以永遠消滅戰爭，但是至少已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延緩下來了。

關於集體安全制度的說明，即使是十分簡單，也不是這短短的篇幅所能容許的。這待以後再作詳細的研討。這裏所要提及的，就是一般對於集體安全制度和不侵犯條約所最容易引起的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以為集體安全制度和舊式的同盟外交，並無分別，因此就認為是「以夷制夷」政策，弱小國家要是參加了，只有上當，却不能得到安全保障。第二種誤解以為不侵犯條約，就是維持現狀，因此認為足以妨礙反對侵略，復土保權的抗戰。

第一種誤解由於不明瞭集體安全制度的不拒絕任何國的參加，而且每一個參加國家都是自動的，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被支配的。這是爲了共同防禦一切侵略戰爭而結合，絕不是爲了反對任何國家而團結。遇到侵略的戰爭，不適用互助的保障，這是集體安全制度最主要的原則。第二種誤解由於不明白侵略國非法造成的事實，並不受不侵犯條約的保障。爲復土保權而發動的抗戰，不但爲不侵犯條約所許可，而且和反侵略國家訂結不侵犯條約，事實上更足以增強抗戰的力量。

我們需要那一種外交政策

上面說三種外交政策的原則和傾向，是十分簡單的。但是我們需要哪一種外交政策呢？這裏已經不難得到一個自然的結論。

第一，孤立政策，不是我們所能採取的。領土主權完全獨立，沒有外來侵略的威脅，這兩個條件，我們都沒有。我們不像過去美國那樣，可以提倡門羅主義；我們也不能像過去英國那樣，保守「光榮的孤立」。我們又不能和瑞士比利時相比，因為中國並不是不足輕重的小國，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目標。這樣，我們要是採取孤立政策，只是便利於侵略國的進攻罷了。

第二，我們是不是要走同盟外交的道路，而在太平洋造成新的勢力均衡呢？我們還沒有和大國分庭抗禮的資格，要由我們主動來造成太平洋勢力均衡，是沒有可能的。要是在太平洋列強均勢之下，姑息苟安，那麼事實上我們只是做了列強的犧牲品。所以太平洋的新均勢，根本是我們所應當反對的。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外交政策，只有一個，就是集體安全制度了。假如我們能夠自動地積極地聯合英美法蘇乃至澳洲，菲律賓，暹羅，印度，越南訂結互不侵犯條約或互助條約以造成堅強的太平洋集體安全組織，那時我們的國際地位，決不會再像過去幾年來的屈辱。自然我們也歡迎日本參加這集體安全組織，假如它能夠把過去侵略所得的領土主權，交還了中國。要是不然，在將來復土保權的抗戰中，我們也更有勝利的把握。這不是「迷夢」。只有失敗主義者，只有軍事的外交的不抵抗主義者，才會說這是「國際迷夢」呢。

一九三七，五，二五。

『和平不可分』論

『我們要求和平，但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斯太林

『在永久的戰爭中，人類等人偉大了。在永久的和平中，人類却要毀滅了。』

『一種聯盟的目標，而不包含戰爭的願望，那是無意義而且不值得的。』

——同上

在這年頭兒，名詞是最不容易用的。許多名詞往往給人誤解到可驚的程度。比方把「救國」兩個字解釋作「危害民國」，把「和平」解釋作「不抵抗主義」，這一類纏夾二先生現在是正多着呢。

因此，本文開頭，有把「和平」這一個普通的名詞，作一番解釋的必
要。

表面看來，和平只是「戰爭」的反面。但在實際上，和平的主要含
義，却是「侵略」的反面。「侵略」和「和平」是絕對不相容的。但是
「戰爭」和「和平」却並非絕對不相容。因為反侵略的戰爭，是為和平所
必需的。反之，不抵抗主義者，在客觀上幫助侵略國達到侵略的目的，所
以反是和平的罪人。

「和平」「安全」「不侵略」這三個名詞是不能分開的。在消極方
面，沒有侵略的事實的存在，在積極方面，有相互安全的感覺，這樣才實
現了真正的和平。但要達到安全和不侵略的目的，却不能不有反侵略的戰
爭，或者反侵略的戰爭的預約。這證明和平並不就是消極的反戰爭。就保

障和平的主要國際條約而論，國際聯盟並沒有把一切戰爭都一律排除，因此頗爲少數和平主義者所詬病。不過國際聯盟，本身雖有缺點，但是沒有完全否定戰爭這一層，却不是最大缺點。反之，像巴黎非戰公約那樣，並沒有反侵略和安全保障的規定，只是空洞地否定一切戰爭，對於維持和平，反而不及國際聯盟那樣有效。

明白了和平這一個定義之後，方才可以談到和平不可分論。

「和平不可分」是集體安全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集體安全制度的贊成者和反對者，都以和平可分與不可分爲論爭的焦點。現在先從和平不可分說起。和平不可分論是有經濟的，政治的，法理的，道德的這四種論據：

經濟的論據 市場和原料的爭奪，是一切戰爭和侵略的根源。在帝國

主義的時代，市場已擴張為世界的市場，原料也按照世界的規模分配着。一個地方貿易和生產的變動，立刻就影響到全部世界。在無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間，市場與原料的合理的分配，成為絕對不可能。因此假如一個地方的貿易生產起了變動，全世界經濟就立時失却平衡。所以為爭奪一個地方的市場和原料的戰爭，往往擴大而成為世界的戰爭，在互相依賴的世界經濟關係中間，要在某一特殊地帶內，單獨消除戰爭的根源，是斷不可能的。

政治的論據 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和平是倚靠各主要國家的相互對立關係——也就是勢力均衡——而暫時保持着。要是在一個地方和平遭受了破壞，整個國際的對立關係，就起了變化，全部和平再也無法保持。所以就政治上說，局部的和平很少可能。

法理的論據。在一個國家之內，一部分人要是可以隨意破壞法律，逍遙法外，其餘的人民便決不會得到法律的保障。在國際社會也是一樣。假如一部分地方和平遭受破壞，國際法和國際條約便失掉了效用。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便無法保持。

道德的論據。這更容易明白。假如世界一部分地方和平遭受破壞，而其餘部分不加干涉，這證明和平只是爲了一部分國家自身的利益，而非一切國家共同的義務。這就等於宣告和平的破產。

依照以上的論據，和平是不可分的。要有和平，就是全般的和平，而不是局部的和平。世界上有一個地方沒有和平，全世界也就沒有和平。

但是這樣的說法，對於帝國主義，尤其是對於法西斯國家，是不利的。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另有相反的說法，就是說和平並不是不可分的。他

們的論據是這樣的：

第一，集體的和平，就是集體的戰爭。假如全世界國家都受共同的安全公約的束縛，那麼世界上一個角落裏發生了戰爭，就會立刻變成了全世界的戰爭。所以要減少戰爭的危險性，只有使戰爭局部化。要使戰爭局部化，則一切保障安全的條約，應當以雙方條約或局部安全條約爲限。

第二，國家的外交政策，應以本國利益爲其唯一前提。一個國家對於一切國家的安全，担負普遍保障的義務，不免和本國利益有損。

第三，以少數強國的同盟，來担任和平的軸心，這比較更有實效。反之，各國一律以平等地位，參加集體和平組織，足以使國際政治，失去中心，對於和平，是十分危險的。

但是這三種理由，只是帝國主義者的表面的說法。帝國主義者表面是

主張和平的，而實質上是反對和平，主張戰爭和侵略。上述的理由，不過是一種掩護的策略而已。實際上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反對和平不可分的原則的真正理由，就只因為這個原則是根本不利於侵略戰爭的。法西斯主義者唯一的目的，是侵略戰爭。侵略戰爭決不能一下子就以整個世界來做目標。這必須是逐步漸進或者用個別擊破的方式。法西斯國家主張和甲、乙訂結同盟以侵略丙；達到目的之後，便進一步和甲訂結同盟，以侵略乙；更進一步，則連甲也成爲侵略的目標了。因此法西斯主義者始終主張部分的和平；部分的和平，在實際上只是部分的侵略而已。

所以主張和平可分割的，實際上不是「和平論」，而爲「侵略論」。

凡是認爲和平可就局部範圍建立的，凡是認爲和本國利害無直接關聯的地區，不論和平或戰爭，都不必加以過問的，這都是間接幫助了侵略戰爭。

在戰爭未爆發之前，一切國家的外交家，連侵略國家的外交家在內，沒有一個不稱道和平，主張和平，要求和平。但是誰是真正的和平論者，誰是偽善的和平論者，這最好是用和平不可分論來當作尺度。主張和平不可分的，一定是真正愛好和平的外交家。反之，反對和平不可分論的一定是以和平爲名而實施侵略戰爭的外交家。

這不僅是一種理論的衝突。大戰以後二十年來，和平可分論與和平不可分論這兩派的外交，始終互相對立着。戰後國際聯盟的成立，這是完全根據於和平不可分論的。但是後來許多國家，懷疑國際聯盟，不參加國際聯盟，都只因爲不贊成和平不可分論的緣故。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內，主張國際聯盟成立以後，各國不許再有局部的聯盟。這對於和平不可分論，可算是十分澈底的。可是後來連美國自身都沒有參加國際聯盟。近年美國的外交，始

終保持着亞美利加主義的幻想，以爲只要在新大陸保持和平，世界其餘部分的和平和戰爭，都可以不加過問。我們相信在世界其餘部分一旦大戰爆發，美國這種態度是必然要變更的。最近這幾年，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或則退出國聯，或對日內瓦表示消極，並且另外成立了德日協定，日意協定以及柏林羅馬政治軸心，以代替集體安全制度。這些充分表明法西斯國家的對外政策，是與和平不可分論，背道而馳的。蘇聯和法國是忠實於和平不可分論的。只有英國却動搖於兩者之間。從新羅迦諾條約問題，格外可以看得明白。德國認爲新羅迦諾條約應限於保障西歐一隅的安全，反對蘇聯加入，而且反對法蘇互助公約。儘管希特勒提出了一大篇的「和平計劃」，但是德國這種態度，是反蘇聯戰爭的一種準備，乃是很明顯的。反之，法國主張新羅迦諾公約應該包含東歐的安全保障。但英國則徘徊於兩

者之悶。這樣便造成了新羅迦諾公約談判的僵局。

英國的徘徊動搖的態度，從英國對遠東的政策也可以看出。雖然上次帝國會議中，澳洲首相萊昂斯提出了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的計劃，但是張伯倫和艾登却置之不問，甚且和日本進行雙方合作的談判。英國對於和平不可分論，沒有信心，從這裏可以看出。

但是最近這幾年來，每件事實都證明和平不可分論是正確的。就最近幾年的三次重要的侵略戰爭來說，一在亞洲的中國，一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亞，一在歐洲的西班牙，表面上這三個地方的戰爭，是不相關的。但實際上，假如不是日本首先向中國進攻，而得到勝利，墨索里尼未必有這胆量，敢在阿比西尼亞用兵，而西班牙戰爭的延長，和法西斯國家的積極干涉，是由於滿洲事件和阿比西尼亞事件的後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關東軍武力佔領瀋陽這一件事，不只是破壞遠東和平罷了，而且也破壞了非洲的和平，歐洲的和平。要是滿洲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軍隊實行抗戰，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對侵略國實施制裁，不但遠東和平可以保全，也許阿比西尼亞可以不至於亡國，西班牙內戰，也不會像這樣的擴大吧。

說到西班牙內戰，從開始的時候起，已經不是內戰而是外來的侵略戰爭，弗郎哥不過是執行德意兩個侵略國的命令而已。但是英法政府却認為只要把戰事限制在西班牙國境以內就沒有事了。這樣就產生了所謂「不干涉政策」。但是不干涉政策的結果，只是便利了德意干涉西班牙內戰。直到現在，戰事一天天擴大，國際形勢，一天天複雜，恐怕到末了，伊卑利亞半島的戰亂，將不免成爲歐洲大戰的序幕。假如英法當局明瞭和平是不

可分的，開始就援助政府軍，把叛軍消滅，歐洲和平斷不至像目前那樣危急罷。

不錯，我們不能相信戰爭是一定可以避免的。中國反抗侵略的戰爭，固然是必要的，就是世界大戰，照目前的局勢，也免不了有一天來到。可是維持和平，正像堵決口一樣，在這最後一天到來之前，假如能夠用一切和平力量，把每一個小決口都堵塞了，說不定洪水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依然不可能，那麼在大戰爆發之後，一切和平力量聯合起來，可以把戰爭縮短，而使侵略國不能達到目的。這比之大家袖手旁觀、讓侵略國個別擊破這方式，要好得多。

總之，和平是不可分的。只有建立集體安全制度，才能促成集體的持久的和平。而在我們被侵略的國家，更只有堅決抵抗侵略，才能以我們自

己的主動力，促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政府速定外交國策！

一 外交國策是必要的嗎？

外交國策是不是必要的？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一個主權完整的獨立國家，必然而且必須有確定的外交國策。譬如在大洋中航行的船舶，必須有確定的航線。譬如一個意志獨立的人，對於職業或事業，必然有確定的計畫和企圖。只有一種國家，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就是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並不是不需要確定的外交國策，但因為這些國家主權不能獨立，所以外交國策

也不能獨立。這些國家在對外關係上頭，只好俯仰由人，讓帝國主義隨意擺佈，這樣就說不上有什麼外交國策。

但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或者要竭力爭取獨立自由的國家，外交國策却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假如沒有外交國策，應付對外的一切事變，就沒有一個預定的方針，勢必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但在平常時候，不能充分的外交準備，在發生意外事故的時候，也不免手忙腳亂，倉皇失措，甚至於一切外交行動互相矛盾，互相抵觸，有外交竟不如無外交。

不但如此，在現代國家，不但國防是全民的國防，政治是全民的政治，外交也應該是全民的外交。所謂全民的外交，就是說，全國國民對於對外關係，有共同的立場，共同的認識，並且以共同的行動，來作政府外交的後盾。因此也就必須先有了確定的外交國策，才能把政府和全國國民

的步調行動，完全一致起來。所以爲了內部的團結和對外的一致，外交國策的確定，也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另外有兩種說法，認爲外交國策，並不是必要的，即使有必要，也決不能公開宣佈。我們再看這兩種說法，有根據沒有。

第一種說法認爲外交政策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定的，刻版的。因此確定的外交政策，不但不可，而且並非必要的。這一種說法，是把外交國策和外交行動混合起來。外交國策和外交行動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外交國策是根據民族意志和國情來決定的。國情又包含歷史條件，地理環境和國內的政治社會制度等要素。這些雖然不是永久不變，但是斷不至於早晚不同。尤其是民族的意志，在一個相當的長時期內，是決不至隨便變更的。例如法德兩個民族相互仇視的意志，經過一百多年並沒有消滅。英

國期望保持海上的霸權，經過數百年都如此。因此根據這些不變的民族意志和國情，決定對外關係的原則——外交國策，是絕對可能的。反之根據此種外交國策所採取的外交行動，則儘不妨因時制宜，千變萬化。所以認爲外交行動應該變動不居，因此主張不要確定外交國策，這一種說法，當然不能成立。

第二種說法，認爲外交當以國家利益爲前提，於必要時儘不妨出以詭祕，甚至越祕密越好。要是預先宣佈外交國策，對方既已洞悉底蘊，勢將無從出奇制勝。這是一種主張祕密外交的說法。祕密外交實際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外交。帝國主義外交的目的，是戰爭和侵略，這原爲國內國外的民衆所反對，所以必須保守祕密。反之，弱小民族，或民主國家，根本上不需要有什麼祕密外交。因爲弱小民族的自衛行動，民主國家的和平政

策，本無不可告人之隱，只有採取完全公開的方式，才能引起全世界的同情，以增強外交的力量。要是採取祕密外交，反不免上了侵略國的圈套。至於外交機密，有時不能洩漏，但這和所謂外交國策完全不同。因為外交國策是指對外關係的原則，在這中間，斷無機密可言。所以認為外交應該祕密而反對確定外交國策，也絕對不成理由。

二 我們有沒有外交國策？

外交國策是不是必要，既然不成爲一個問題，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究竟有沒有外交國策？

我們要是甘心自欺欺人，我們儘不妨說，我們已經有了外交國策。但是說一句老實話，却不能不承認，直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外交國

策。

中華民國創立已經二十六年了。可是不幸得很，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法；我們還沒有一個民選的代議機關；我們還沒有一個充分強大的國防軍備；甚至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白確定的外交國策。

這是並不是怪的。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百年中間，始終沒有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最初發生對外關係是被動的，歷來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是被動的。因此中國的一切對外政策也完全是被動的。清代末年所謂以夷制夷政策，實際上是「受制於夷」。在北洋軍閥時代，內政都受帝國主義的宰制，外交更不用說完全執行帝國主義的命令。直到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集第一次全團代表大會，公開宣佈了對外政綱。這對外政綱的主要點是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

等條約。這可以說是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對外國策，也就是中國第一次公開宣佈的對外國策。可是在當時中國國民黨還沒有握得全國政權，對外不能取得代表全國的資格。十五、十六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南京政府成立，但因對內採取反共政策，影響到外交方面，以至國民黨原來的對外政綱，不能澈底執行。十七年的濟南慘案，十八年的奉蘇戰爭，充分表示出中國依然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在這時期中間，一面和蘇聯斷絕邦交，一面唱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高調，一面又縱容各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侵略。外交國策不確定的結果，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乘虛而入。到了二十年，便發生了民國歷史中所未會有的重大事件：東北四省，因不抵抗而遭喪失。九一八以後，中國最初打算倚賴國聯，以解決中日問題。後來發現被帝國主義操縱的國聯，並不能幫助中國奪回東北四省，於是在外

交上竟至手足無措。甚至連抵抗侵略收復失地這一點民族自信力，都完全失掉。二三年前，竟有許多人提出「敵乎友乎」的問題。一個國家，對於直接行使侵略的國家爲友爲敵，都沒有一致的認識，又從那裏去談外交國策？前幾年還有許多人爲了東京路線、莫斯科路線、日內瓦路線而爭辯着，這尤其證明了中國並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

因爲沒有確定的外交國策的緣故，所以一般對於外交的意見，非常紛歧，非常不一致。在這幾年以來，當局和在野方面，流行兩種完全相反的見解，這兩種見解在表面自成一說，在實際上却把一般國民在對外問題上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認識，弄模糊了。所以應該特別提出來檢討一下：

第一種見解可以稱爲無抵抗主義的外交。就是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中國是和平的國家，所以一切國家都是中國的友邦，即使是直接侵犯

中國領土主權的國家，也並不是例外。因此即使事實上是我們的敵國，我們也不能拒絕和它攜手。這種無原則無保留的「敦睦邦交」政策，實際上只是一種不抵抗主義的外交政策。這樣不但增長了侵略國的氣燄，而且認一切國家爲友邦，等於沒有一個真正的友邦，也就等於孤立外交。孤立外交斷不能成爲一種外交國策。

還有一種見解，可以稱之爲「自力更生論」。這在表面和不抵抗主義的外交，完全相反。而在實際上，這兩種見解，却同樣的否定了外交的本質。自力更生論者，認爲一切的國家都不可倚靠，中國只有倚靠中國自己。這原沒有錯，本來一個國家都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發展。可是一個國家要是不能閉關自守，便無法避免國際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中間，要是不能利用各國間的衝突矛盾，本國的生存發展也便一無保障。假

如依照極端自力更生論的說法，簡直就不必辦外交，就不必有外交部和駐外使節。所以就整個國家的政策來說，自力更生是當然的，但是把自力更生當作一種外交國策，那就等於否定外交國策，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三 怎樣決定外交國策？

再看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中所指出的「對外方針」：

『吾人始終如一之目的，厥爲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損害，超過忍耐之限度，而決然出於抗戰，然亦祇有自衛之心，絕無排外之意。故犧牲之決心與和平之期望初無矛盾。……至於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凡政治的協調，經濟的合作，必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

在這裏第一段說明對日關係，只指出了和平與抗戰兩者都有可能，但是「忍耐之限度」在那裏，「和平」和「犧牲」的限界又在那裏，宣言裏面並沒有明白指出。至於「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原爲一切國家對外政策的本來的任務。因此三中全會宣言雖然透露了一些政府自衛抗戰的決心，參加國際和平路線的企圖，可是這些至多不過是應有的外交概念，如果說是外交國策，那是絕對不夠的。

要怎樣才能算得是外交國策呢？

第一，外交國策應該是整個民族意志的表現。一切民族都有共通的意志，就是求生存和發展。但是除了這共通意志之外，每一個民族，根據獨特的歷史地理條件，都各有獨特的民族意志。外交國策首先必須把這些獨特的民族意志，充分表現出來。不然就不能算作「國策」。比方說，英國是

一個島國，英國人民有一大部分是依靠航海貿易爲生的。因此保護海上的貿易道路，成爲英國外交國策的基調。大戰後的戰敗國家，對於擺脫和約束縛這一點，抱着非常堅決的意志，所以修改和約成爲主要的外交國策。美國由於獨立戰爭的慘痛經驗，最痛心疾首的，是歐洲國家的干涉政策，因此便以門羅主義爲外交國策。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共同的對外意志。不顧到民族意志，根本就不成爲外交國策。

第二，外交國策要和國內政策的目標一致。反之，國內政策也應竭力求和外交國策相適應。嚴格地說起來內政和外交不過是達到一個共同目的所用的兩種不同的手段。拿法西斯國家來說，唯一的政治目的，是在發動戰爭，製造戰爭，因此在內政方面必然要實行獨裁，壓迫民衆，在外交方面必然要破壞一切保障和平的約束。反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對內對

外，都以和平爲目的，因此在國內自然傾向自由主義，在對外自然傾向集體安全主義。所以決定外交國策，必然同時應該把國內政策一併加以考慮，以免對內對外政策中間生了矛盾和衝突。

第三，外交國策是根據各國的民族意志，國家需要和特殊國情來決定的。所以各國的外交國策，儘可以有種種不同；但是就一般的傾向來說，現代國家外交政策却不外三種原則。（註）

（一）孤立政策 像英美過去的外交政策，主張對一切國際關係，儘可能保持中立，或是像瑞士，比利時那樣保持永久局外中立。

（二）同盟外交 這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主張聯合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以反對其他國家。同盟外交是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

（註）請參看論三種外交政策一文。

的利益爲其犧牲品。

(三) 集體安全制度和同盟外交完全相反。主張結合一切大國小國，共同保障和平與安全。

這三種外交政策中間，孤立政策事實上已成爲過去的落後的政策。由於現代國際關係的複雜，空軍戰術的進步，無論何國，已不能以自力單獨保障本國的安全。連英國這樣的強國，也不能不放棄其「光榮的孤立」地位，其他國家更不待說。因此現代外交政策原則的決定，不外同盟外交和集體安全制度這兩種。前者是舊式的侵略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是大戰後產生的和平的外交政策。

第四，決定外交政策，必須根據目前階段的國家需要，而確定一個立場；不是進攻的立場，便是防守的立場。一個國家需要內部建設或者遇到

外來侵略的時候，應該採取防守的立場，而對於國際局勢主張保持現狀。反之，在內部建設已告完成，國力充實，而國家對外需要還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當然採取進攻的立場，要設法變更修改國際的現狀。舉例來說，德意兩國以及在大戰後受和約束縛的國家，在外交上採取進攻的立場。但是法國的外交却始終採取防守的立場，就是維持現狀主義。

四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交國策？

我們需要怎樣的外交國策？這本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外交國策，應該由政府作最高的決定，而且要確定一種適合於目前中國需要的外交國策，決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能濟事。但是根據上節的說明。我們却可以想像出中國外交國策應有的一個輪廓。現在寫在這裏，以供一切研究外交問題

者的參考。

第一，中國民族對外意志，這已經由過去二三十年以來不斷發展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事實，充分表現出來。中國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解除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一切壓迫榨取，在使中國由半殖民地國家而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這一點已經是沒有疑問的。而且中國民族除自求解脫之外，絕對不願意威脅任何其他民族。中國所企圖的是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而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却是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中國任何時期，任何種的對外國策，都要以民族獨立自由與和平為其基礎，這是絕不成問題的。

其次說到中國的國內政策，倘使依照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政綱，目的在於建立民主共和國，同時實施社會改良政策。因此要使內政外交趨向

共同的目的，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應該傾向和平與自由，而和現世界的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互相攜手。反之，對於法西斯獨裁國家，斷沒有發生密切關係的可能。這也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說到三種外交政策的原則，孤立政策本來已是過去的落後的外交政策，而且中國的地理位置，國防實力，國際環境，和英美瑞士比利時都不相同，中國要是採取孤立政策，就等於自殺政策。因為中國即使要孤立，帝國主義決不會讓中國孤立的。除這以外，同盟外交也決不是中國所能採取的。中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資格和帝國主義國家訂結平等的相互的同盟，假如訂結這一類的軍事同盟，就是拿自己當作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因此，中國的外交國策，除了採取集體安全制度的原則，別無他途。而且集體安全制度和中國民族的和平意志以及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

完全適合的。

第四，中國自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以至九一八爲止，國民黨的對外政策，採取了進攻的立場，就是變更現狀的立場。因爲當時帝國主義各國正在穩定狀態，而中國亟需恢復已失的主權，所以外交活動，集中在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點。但是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作大規模的不斷的進攻，這時中國一面需要抵抗侵略，一面需要經濟建設，培養國力，因此在一般對外政策上，自然只有採取防守的立場，除了對於已失的領土主權，抱收回的決心外，對於其他非侵略國的關係，自不妨以維持現狀爲滿足。自然，這種防守的立場，並不是放棄中國民族解放的一切基本要求。但爲應付國家民族的緊急危機起見，却無妨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從緩進行，以避免陷於外交的孤立地位。

從上面所提出的幾點，我們可以設想，中國的外交國策，應該包含以下的幾個具體原則：

(一) 以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堅決的民族抗戰為手段，求貫徹中國民族獨立解放的目的，並確保遠東和世界的和平。

(二) 不惜一切代價，以求收回九一八以來喪失的國土和主權。

(三) 以中國為中心，聯合英美法蘇等民主國家，促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藉此以增強國際聯盟及其他國際和平事業的力量。

(四) 在抗戰時期內，除日本帝國主義外，其他外國在中國的權利及利益，中國暫時不要求變更現狀。中國並歡迎日本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各民主國，給予資本援助，以完成中國的國防建

設。

五 結 論

自從最近華北事件爆發以來，一切對於侵略國家妥洽的幻想，一切委屈求全苟安旦夕的迷夢，全被華北日本駐屯軍的大砲，擊得粉碎了。政府軍隊和民衆已一致表示了發動民族抗戰的決心，在這時候，除了軍事和政治上的加速準備外，有一件最迫切需要的事，就是對外國策的決定和宣佈。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爲全國上下一致認識的外交國策。外交關係整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不能永遠含糊了事。而且中華民族所要求的只是國家的獨立自由與和平，所以更應該把這些正當要求，向全世界公開坦白地提出，使國內政府與民衆對外認識獲得一致，使國外一

切公正輿論對中國增加同情，更使敵人因此而有此顧忌。總之，在這發動全民族抗戰的前夜，外交國策和憲法有同樣的重要。國民大會固然應該除製憲工作之外，同時決定外交國策。但政府却不妨在目前立即決定宣佈外交國策，等到將來，再請國民大會加以追認。總之在目前，決定抗戰和決定外交國策，都是非常迫急的事，早決定一天，對於國家民族，就減少一天的浪費和損失！

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上海

隨着抗戰展開的國際局勢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是完全孤立的。沒有一個友邦，能夠真正幫助中國。』這是一般失敗主義者的說法。

現在上海方面抗戰開始，還不到半個月，事實已經證明，這失敗主義者的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固然，從表面上看起來，和遠東最有利害關係的英法美蘇各國，至今還保持着嚴格的中立。他們所企圖的，只是保護僑民和趕快結束戰事。此外他們想盡方法要避免捲入遠東戰爭的漩渦。

不錯。要是我們沒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不能用抗戰的事實，來推動遠東的國際關係的演變，英法美等國自然也只有維持絕對的中立到底，

而這絕對的中立，事實上只是有利於日本的。

但是抗戰開始，發展成爲全面的抗戰之後，遠東的國際關係，就開始在激變着了。英美各國的中立的幻想，已開始在消滅了。蘇聯和法國，對於我國的抗戰，表示十分同情的態度，且不必說。甚至英國，一般輿論，也完全改變腔調，由反對中國抗戰而變爲同情中國抗戰了。甚至美國，孤立主義者的迷夢，也因與奧古斯德號旗艦被擊，而開始驚醒了。

最近這幾天迭次發生的事變，暗示着英美對於中國抗戰的超然態度，已沒有繼續維持的可能。第一，英國所提出上海租界中立化的計劃，先就在東京碰了一鼻子的灰。對於這個計劃，中國已經表示可作原則上的接受。爲了集中力量在華北的抗戰起見，中國誠然不妨暫時接受上海租界雙方撤兵的提議。可是侵略者的貪慾，却是永不會滿足的。因此中立區的提

議失敗了。假如上海租界不能保持中立，那末除非英國完全放棄華南的利益，要在中日戰爭中保守絕對中立，這不是近於夢想嗎？

對於英國租界中立區的提議，日本帝國主義作怎樣的答覆呢？第一就是宣佈長江以南到汕頭的中國海岸的封鎖；第二，就是用炸彈和機關槍彈，贈給英國大使許閣森，酬謝談判中立區問題之厚意！

日本的態度是十分明白了。他不但願意承認上海租界的中立，而且把英美商船往來要道中國南部海岸全部封鎖了。雖然長谷川的宣言，只提到『遮斷中國船舶的往來』，但是對於航行中國海岸的第三國船舶，是否不加干涉，不願提出切實的保證。而且『格耐斯諾號』軍火被強迫運送到日本口岸這一件事，更證明日本絕對不容許第三國有對中國貿易的自由。

英國百年來在中國海所控制的航權，現在已經受了嚴重的威脅。門戶

開放政策，丟到垃圾堆裏去了。

連英國國旗都受飛機轟炸。連英國大使都被擊傷，英國還能在華南保持既得的權益嗎？不列顛帝國還能用『中立』這一個假面具，來向全世界保全臉面嗎？

不能夠。絕對不能。自然，實際主義者的英國，決不會因一個大使的傷害，而變更遠東政策的預定步驟。英國仍然要避免牽入遠東戰爭，至少要設法縮短戰爭。但是從此以後，英國對日妥洽以求縮短戰爭的企圖，是完全受了打擊了。現在英國即使要縮短戰爭，也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援助中國，以制止日本的繼續侵略。

英國這一個轉變，要是完全實現，對於其餘各國的態度，影響是非常重大的。英國的態度確定之後，美國自然也不能再猶豫。至少美國要對日

本提出強硬的警告，是可能的。蘇聯和法國，因此也可解除了對英外交上的牽制和困難。他們更可以公開給中國精神的物質的援助了。

因此，國際局勢是在飛速展開了。這展開是有利於中國，而為失敗主義者所意想不到的。但是所以有這個變局，也還是由於中國的抗戰。因為只有抗戰爆發擴大之後，才能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各國間的矛盾，這自然的結果，是使遠東方面，一切和平勢力，真正聯結起來。

現在中國要站在主動地位，推動整個國際局勢，以使有利於中國，也只有更堅決地表示抗戰的意志才好。敵人的飛機轟炸我國首都，已經十餘天了，我們應該立即召回駐日使領。敵人已經在封鎖中國海岸了，我們應該立即宣佈廢除一切中日條約，沒收一切敵人的財產。此外我們應該立即發動對華北日軍的總攻擊以答覆敵軍在淞滬的繼續登陸。二六，八，二七。

從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戰爭和一匹劣馬一樣，一經發動之後，連發動者本人，都休想控制得住。自然，日本的大陸侵略政策，是以準備世界大戰爲其主要目的。但是在目前這一階段，日本只企圖完成在華北的軍事佔領。至少在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想到要引起中國的全面抗戰。在那時候，日本只打算玩着過去一套把戲，威脅地方當局，不戰而奪取平津察南。所以在那時候，日本是再三宣言要拿蘆溝橋事變，當作地方事件來解決。換句話說，牠不打算就引起中日間的全面戰爭。

但事實是怎樣呢？自蘆溝橋事變以至平津失陷，以至上海抗戰，以至

日本陸海空軍在全部中國海岸進攻。一直到目前，這局勢的發展，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己所沒有預料到的。日本帝國主義最初只打算把戰事縮限在華北一隅，後來却立即擴展爲中日全面的戰爭，現在又擴展爲太平洋各國的嚴重的衝突。這是連侵略國自己都沒有把握到的。

從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戰開始爲止，這是一個階段。在這階段內，日本帝國主義只是要求華北事件地方解決。但是八月十三日之後，地方解決已沒有可能。侵略者不能不改變口吻，而主張用武力「使中國屈膝」了。

怎樣才能「武力使中國屈膝」呢？日本帝國主義這纔調遣了七十餘艘戰鬥艦和驅逐艦，四五十艘運輸艦，數百架飛機，——幾乎是海空軍實力的大部分——在中國東南海岸進攻，並且掩護七、八萬的陸軍常備軍，企圖

在上海吳淞登陸，苦戰了將近一月，上海吳淞方面，日本軍隊依然不能在中國領土之內建立陣地。而陸空軍的損失，却已超過了日俄戰爭以後的紀錄。日本帝國主義已知道要叫中國「屈膝」，並不是一件怎樣容易的事了。

但是中日兩國以外的第三者，——尤其是英國，打算設法把戰爭的範圍縮小。英國首先提出了上海中立化的計劃，得到了法美的贊同。這個計劃的用意，是要把戰事，限制在華北，避免長江以南日本和英國的衝突。但是日本明白撤退上海租界附近軍隊不是叫中國「屈膝」的好辦法，所以對於上海中立化的計劃，給一個駁回。不但駁回，而且用攻擊英大使許閣森的乘車和封鎖中國全部海岸這兩件事來答覆英國。

因此從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海軍當局第一次宣佈封鎖中國海岸之後，中日戰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而發展到太平洋各國間的嚴重的衝突，表面上

雖然只是中日兩國的戰爭，而實質上已牽涉到了一切和太平洋利益有關的各國。

先就軍事方面來說，戰線已延長到從外蒙邊境起到海南島爲止。南口和張家口的失守，日軍向平綏路和山西的繼續西進，使蘇聯有隨時牽入戰局的可能。一旦外蒙邊境遭到侵犯，蘇聯根據蘇蒙互助公約，必然要出兵援助外蒙，向日本作戰。現在西伯利亞的紅軍已經開始動員，在伯力設立司令部。而濱海省方面，蘇聯陸軍和海軍也正在進行演習。這些都表示太平洋北部局勢的嚴重。在南部，日本封鎖了中國海岸一直到海南島爲止，使香港商業及航運，受重大的障礙。不但如此，日本海軍空軍進攻廈門和汕頭，佔領伶仃島和東沙島，甚至企圖在海南島登陸。顯然日本要在新加坡、菲律賓、香港中間，設置海空軍根據地。以作侵略英美法遠東屬地的

準備。這表示戰爭的發展，已形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英法美蘇各國的正面衝突，而不僅僅是中日兩國的衝突了。

不僅如此。日本對中國海岸的非法封鎖，給予英美利益所依據的門戶開放政策，以致命的打擊。而日軍在上海天津北平廈門以及沿海各城市的不斷的轟擊，使英美各國在華的投資利益和中國外債担保（海關收入）受極大的損失。據初步的統計，到目前為止，英國在華投資及商業利益，損失總數，約達二十萬萬元，美國損失總數，約達十萬萬元。英美是不是能夠始終坐視着在遠東的投資利益和市場完全給日本劫奪去呢？當然是不能的。

在事實上，英國對日本的態度，已經一天天強硬化。英國一方面在靜待着東京對於許閣森被擊事件的最後答覆，另一方面正在力謀地中海問題

的妥洽解決，預備用全力應付遠東事變。華盛頓在表面雖仍採取孤立政策，可是上海美商的拒絕返國，美國海員的拒絕貨物運往日本，這些事實一定會影響白宮的政策，而使羅斯福採取更堅決的態度：因此太平洋各和平國家聯合對日的外交行動，是遲早要採取的。這外交行動失敗之後，也許會很快地轉變成軍事的衝突。

總之中日戰爭有轉變成太平洋大戰的可能，這在現在已成爲十分明確的事實。只要我們抱定鐵一般的意志，堅決抗戰到底，我們在這太平洋大戰，一定有得最後勝利的把握，因爲除了侵略者之外，一切力量，都在我們這邊啊！

怎樣運用日內瓦外交？

許多人對於國際聯盟，缺乏正確的理解。有的人把國聯估計得太高，認為我們在外交上的唯一希望，就在日內瓦。有的人又把國聯估計得太低，因此根本反對中國向日內瓦提出申請。

誰也不能否認，日內瓦這個和平機關，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國聯是帝國主義大戰後的產物，本來就先天不足。最近這幾年，一部分侵略國家，又故意怠工，甚至退出國聯。因此把國聯看作具有制裁侵略國力量的組織，原是一種妄想。九一八以後，中國外交一味依賴國聯。中國自己不抵抗，而希望日內瓦給我們撐腰。這自然免不了要失敗的。

可是因爲中國過去倚賴國聯失敗，而就把國聯完全不放在眼中，甚至於反對把中日事件提交國聯處理。這也不免因噎廢食。國聯雖然不是有實力的和平組織，但是只要我們了解國聯的實質，運用得適宜，國聯對於反侵略戰爭，還是能夠起相當作用的。尤其是我們對日抗戰中間，在外交上，甚至是一分一毫的機會，我們都得儘量利用，斷沒有放棄國聯外交的道理。

那麼，國聯這一個機構，對於我們反侵略的戰爭，能夠起什麼作用呢？

第一，國聯是一種不健全的集體安全組織。國聯盟約雖然在事實上施行困難，但在條文上，却根據着集體安全制度，和和平不可分的原則。在目前集體安全制度是反對侵略，保障弱小國家利益的一種有效方法。而在遠東區域集體安全制度未成立之前，國聯却是我們所能運用的唯一反侵略組織。至於牠的本身力量的薄弱，却是另一個問題。

第二，自日德退出，意國停止出席之後，國聯以英法蘇三國爲其領導中心。因此通過國聯的關係，可以使英法蘇以及一切和平國家團結一致。在阿比西尼亞戰爭和西班牙戰爭中，歐洲和平國家的政策比較地一致，大多由於國聯和國聯盟約的作用。自然，我們對日抗戰，需要與各和平國家聯合一致，在這裏更不應忘掉了國聯的媒介作用。

第三，在中日事件，國聯對於美國起了重大的作用。美國對於遠東戰爭，陷入於矛盾的地位。美國一方面斷不能放棄遠東利益，而坐視日本勢力擴張，另一面因國內孤立主義者的潛勢力存在，又不願和日本引起正面衝突，以影響美國的中立地位。爲了解決這個矛盾，自九一八事變之後，美國就想運用國聯作爲對日實施壓迫的工具。美國雖然至今不加入國聯，但是在國聯討論中日問題的時候，派觀察員參加。一九三三年二十三

國諮詢委員會成立，美國並派代表正式參加。後來諮詢委員會通過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案，又和斯汀生『不承認侵略結果』的宣言，互相呼應，這次中日戰事爆發以後，美國的孤立主義者又大為活躍，要求實施中立法。羅斯福除了頒佈禁運軍火的臨時命令之外，並沒有什麼表示，這一方面是要敷衍國內的反對黨，表示決不牽入戰爭漩渦，另一方面也在等待時機，運用國聯諮詢委員會，以與英法共同壓迫日本。因此，就目前而論，國聯外交已和對美外交連貫起來。我們要推動美國援助中國抗戰，也只有從日內瓦方面着手，才有效果。

第四，國聯是動員全世界輿論的一個適宜機構。被侵略的弱小國家，參加國聯，也正像資本主義國內勞工代表參加資產階級的議會一樣。資本主義國內勞工議員借國會議壇當作宣傳所。在日內瓦也是一樣，中國代表

的演說和活動，馬上可以在全世界的報紙披露。我們在抗戰中，必須動員全世界的輿論和道德力量，來反對侵略者，因此我們更不能忽視了這一個國際輿論動員機關。

現在中日問題已在日內瓦舊事重提，而且由國聯行政院議決交二十三國諮詢委員會處理。顧維鈞於九月十五日在大會的演說，喚起了全世界民衆對於遠東問題的注意。下星期諮詢委員會開會之後，美國代表參加會議，至少在道德上，可以增加我國抗戰的聲援。諮詢委員會要是通過反對侵略的決議案，羅斯福就可以有所根據，以應付國內的孤立主義者。只要我們堅決支持着對日抗戰，百折不回地幹下去，一般國際局勢的好轉，是不成問題的。

蘇聯能不能幫助我們？

蘇聯能不能幫助我們？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先得問一下自己！我們要不要蘇聯的幫助？

從主觀上說，我們爲求自力更生而抗戰到底，我們相信可以不倚賴一切外力，而得到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不需要任何他國的幫助，所以也不需要蘇聯的幫助。

但是從客觀上說，我們不僅是爲了我們自身的獨立自由而戰，也是爲了受日本侵略威脅的遠東各國的共同利益而戰，爲了全世界的和平與正義而戰。所以，一切友邦，不問是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或者爲了和平與正

義，願意幫助我們，反對日本侵略戰爭，不僅是我們所不能拒絕的，而且也是我們所十分需要的。假如友邦的援助，能夠使中國抗戰早一天得到勝利，能夠使日本侵略者早一天敗滅，我們爲什麼竟不要友邦的幫助呢？

不過我們不能希望一切的友邦，都給我們有效的援助。有的國家，和我們的敵人，有了同盟關係，我們就不能希望得到真正的幫助。有的國家，雖然願意幫助我們，可是或者因爲地理位置隔離的太遠，痛癢不相關，或者因爲把自身利益看得太重，不願意輕易冒險，或者因爲實力太不充足，我們也不能希望從這些國家，得到真正有效的幫助。自然，各國人民對中國民族抗戰的同情，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單靠這些道義上的同情，斷不會使我們滿足。

因此我們可以希望得到的幫助，主要地自然是蘇聯。誰都知道，日本

是蘇聯的共同敵人。爲了蘇聯本身所受的威脅，爲了世界和平與正義，蘇聯必須幫助我們。而且就地理位置，軍略形勢，軍備實力來說，除了英美法之外，也只有蘇聯，才能給予我們真正有效的幫助。

所以在客觀上我們需要蘇聯的幫助，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却在於蘇聯能不能幫助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幫助我們。我相信現在有許多人都爲了這個問題煩悶着。因爲雖然中蘇兩國已經訂結了一個不侵犯條約，雖然李維諾夫在日內瓦發表了痛詆侵略戰爭的演說，雖然莫斯科已經爲了日本飛機轟炸中國城市提出了抗議，但是除此以外，蘇聯幫助中國抗戰的事實，還沒有具體表現；而莫斯科對中日問題的表面外交行動，也沒有超過倫敦和華盛頓的外交姿勢。這些事實，却不免使許多人懷疑苦悶起來。大家都問

着：蘇聯到底能不能幫助我們呢？

許多人以為蘇聯不能幫助我們的原因，第一由於蘇聯國內清黨肅軍，使蘇聯實力削弱；第二由於蘇聯顧忌日本；第三由於蘇聯顧忌德國；第四由於蘇聯顧忌英國。提出第一種原因的，可以說完全不瞭解蘇聯國情。蘇聯清黨肅軍的結果，是使紅軍組織更加堅強，對外實力更見增加。第二三種原因，也不能成立。不錯，蘇聯在東西兩方面，同樣受到侵略的威脅。可是自從二次五年計劃成功之後，西伯利亞與白俄羅斯，烏克蘭，防禦工程，已堅固得和銅牆鐵壁一樣，紅軍紀律和設備，也遠在一般想像之上。蘇聯國防是以東西邊境獨立配置的。換句話說，西境駐軍配備以德國波蘭為假想敵，西伯利亞駐軍配備，以日本為假想敵，足以分頭應付而有餘。所以蘇聯不但畏懼對日作戰，即使在東西兩方邊境，同時對德日兩國作戰，也有絕對的勝利把握。

至於說到蘇聯因顧忌英國，所以不能幫助我們，這也許近於事實。因為英國對於參加歐洲法蘇陣綫和德意陣綫始終舉棋不定。假如英國不能提出保障，在德日進攻蘇聯時，決不幫助侵略國，那麼蘇聯能否冒險幫助中國，因而引起德意英日的聯合進攻，這誠然是值得考慮的。

直到目前為止，英國保守黨內閣對於西歐和遠東和平陣綫和侵略陣綫的對立，依然沒有採取確定的態度，這可以說是使蘇聯對於遠東事變暫時緘默的唯一理由，但是這不過就目前的形勢來說。假如中國外交能夠採取更堅決的步驟，一面與日本絕交，一面拉攏蘇聯和美國，在那時，英國就不能再行模稜兩可，牠要更堅決地來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因為英國是斷不能因為討好日本而和中蘇美三國為敵的。現在有好多人對於美國，抱悲觀態度。我却相信美國地位，和蘇聯差不多。美國所顧慮的也是英國，只要

我們能夠在外交上表示堅決的反日立場，美蘇兩國的態度，都會變更，共同壓迫英國，反對日本，而目前外交的僵局，也就打破了。

我們不必隱瞞，我們的抗戰決心，在外交行動上，似乎表現的太不夠。在軍事上我們已經有焦土抗戰的事實，在外交上我們却還沒有遮斷與日本妥洽的道路。我們至今並沒有和敵國斷絕邦交，而且在日內瓦也沒有堅決要求對日實施軍事經濟制裁。這顯然由於英國紳士外交的牽制，使抗日外交不能貫徹到底，在事實上雖然可以原諒。但是中蘇兩國關係，不能迅速進展，主要的原因，也就在這裏。

所以說到最後，蘇聯能不能幫助我們，這問題的解答，還要靠我們自己。只要我們自己能夠消滅一切苟安的心理，無聊的幻想，向全世界堂堂正正表示抗日的決心，不但蘇聯能夠幫助我們，全世界愛和平正義的人

士，也全要站在我們這一邊。

二六，十，二。

九國公約會議之前

在抗戰開始以後，許多人對於外交形勢的估計，都是很悲觀的。許多人都以為英國不會幫忙我們，美國不會幫忙我們，就是蘇聯也不會真正幫忙我們。總之中國是孤立的。這種估計，完全給最近十天以來的事實所推翻了。最近十天以來國際形勢的展開，絕對地有利於我們抗戰的前途。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和大使館武官里賓，先後飛返莫斯科，證明中蘇關係的進一步開展，是已在醞釀中，這是一件事。美國羅斯福總統於十月五日發表演說，美國務院又於次日發表聲明，指斥日本破壞條約，侵略中國，這是一件事。國際聯盟大會於十月七日通過二十三國諮詢委員會的決議草

案，正式譴責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這是一件事。各國民衆，尤其是勞動大衆，一致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英國國黨及工會首先發起了全世界抵制日貨運動，使猶豫不定的保守黨政府，也不得不有所顧忌，這是又一件事。

這些事實，證明中國抗戰能夠持久一天，國際同情也增加一天。在全面抗戰兩個月之後，國際對中國的援助，雖還不過是在道義和法理方面。可是拿目前的形勢，和一九三一——三二年的形勢相比，却要好得多。在一九一八事變之後，國聯開了許多次會議，經過幾個月的調查，還不敢斷定日本破壞條約，實行侵略。現在國聯在半個月中間，居然通過了兩個決議案。雖然決議案內不敢說破日本侵略中國，而且並沒有引用盟約第十第十一條，更說不到第十六十七條，可是在行動上，却比九一八事變後更敏捷

更一致的多了。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戰爭之後，國聯把中日問題移交到二十三國委員會。二十三國委員會除了通過不承認偽國的決議案之外，把中日問題的本身，延攔下來，一直就攔了五年多。但是現在國聯大會總算有更進一步的辦法；把中日問題移交九國公約會議去決定。而且國聯決議案內聲明，如果九國公約會議不能解決，國聯大會依然要重行討論，並不放棄責任。

這一個程序，比以前所用的程序，要進步的多。因為九國公約簽字國的實際領導者是美國，過去因為美國不能和日內瓦積極合作，所以各國對日本不能取得一致行動。現在由國聯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可以解除華盛頓和日內瓦中間的矛盾，而使英美法三國得到了一致行動的便利。

事實上，國聯大會的決議案和美國國務院的聲明發表之後，日本破壞

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實行侵略的事實，在法理上已爲各國所公認。因此使志願援助中國的國家，解除了法理上的困難。不但美國政府可以不必再行實施中立法，其他國家在精神及物質上援助中國，也有了法理上的根據。但這並不是說，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英國、美國、法國、蘇聯，都已放棄了觀望等待準備的態度。即使這些國家態度已經一致，但是行動上的一致，却要在九國公約會議中間才能決定。因此本月內在比利時京城卜魯塞爾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關係是十分重大的。

所謂九國公約會議，參加的並不是原來簽字的九國。九國公約最初的簽字國，預料能夠參加的，只有美國，法蘭西，比利時，荷蘭，葡萄牙，中國，英國以及牠的自治領（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聯邦，印度。）此外日本大約將拒絕出席，意大利亦未必出席。在九國公約簽字以後加入

的玻利維亞，墨西哥，挪威，瑞典，丹麥五國，大約都可出席。蘇聯和德國雖非九國公約簽字國，或亦將被邀參加。不過德國未必願意和蘇聯共同出席會議。所以九國公約會議在比利時京城開會的時候，連英國自治領在內，大約當有十八國代表出席參加。

九國公約第一條規定四個原則：（一）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給予中國自由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的政府；（三）各國在中國機會均等；（四）不得在中國謀取特別權利，或減少其他國家的權利。這個公約，嚴格地說起來，並不是一種集體安全協定。因為以上的四個原則，主要目的在於保障各國在中國的勢力均衡。對於中國安全保障却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在該約第七條只說明，『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任何一國，認為牽涉本約規定的適用問題時，』關係各國

『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現在九國公約會議就是這一條的實施。但是『互相通知』以後，對於條約破壞者，用什麼行動來制止，在九國公約條約中，却找不出半點根據。所以就條文來說，九國公約的具體效用，連國聯盟約都比不上。因為國聯盟約有制裁的規定，而九國公約却沒有，可是另一方面國聯盟約有一個缺點，就是國聯一切行動，要由會員國一致決定。會員國中間只要有一國和侵略國勾結起來，國聯本身就無法動彈。反之九國公約簽字國比較少，參加的限於和遠東有直接關係的國家，在行動上比較便捷的多了。

但是這少數國家，也不能担保在行動上完全一致。在各簽字國中間，具有支配勢力的自然是英美兩國。九一八之後，因為美國對日強硬，英國對日動搖，這盎格魯撒遜族一對兄弟，不能一致行動，使遠東侵略者得以

逍遙自在。現在情形雖不見得有根本不同，只是艾登外交比西門外交，已算差勝一籌。而且因爲在歐洲方面，英法關係比較接近，因此英國的遠東政策，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搖擺不定，這次在九國公約會議中間，要是英美兩國態度真正能夠一致，問題就好辦了。不過我們也不能太樂觀，因爲在對日問題上，英國向美國推諉，美國向英國推諉，這情形還是存在的。開會地點不在華盛頓，也不在倫敦，偏要在一個小國京城，就可以明白英美兩國都不願出頭露面的一種尷尬心理。

蘇聯參加九國公約會議，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抗戰的前途，和蘇聯關係的發展，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德意兩國現在對九國公約會議態度不明，所以蘇聯是不是被邀請參加，現在還無從確定。蘇聯雖然非九國公約簽字國，却是和遠東關係最密切而且反對侵略最堅決的國家，所以蘇聯要

是不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失敗，將要是不可避免的。

德意兩國在歐洲方面向來拒絕和蘇聯共同參加國際會議。假如蘇聯被邀請參加，德意兩國或者拒絕出席，亦未可知。這還要看英國的態度怎樣。即使德意兩國出席會議，多半只能起破壞的作用。因為希特勒自然不能不信守德日防共協定，而墨索里尼最近在意大利人民報發表的論文，也早已證明，侵略國反對侵略國，是不能想像的。

從九國公約會議中，中國所能希望得到的是什麼？把遠東一切和平勢力，團結起來。使英美法蘇採取一致行動：第一步實行對日經濟制裁，第二步共同對日斷絕外交關係，第三步實行對日武力制裁。這幾點倘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不應使九國公約會議成爲調停中日爭端的會議。因爲在敵人的武力侵略已經深入中國腹地之後，是只有堅決抗戰到底，要是接受任何

停，就是接受亡國。這一點，中國的出席代表非在會議堅持不可。

二六，一〇，一一，上海。

抗戰時期的外交問題

在抗戰中間，軍事活動和外交活動，是互相配合着，而不可分離的。軍事的抗戰，打開了外交出路，外交活動也保證了軍事勝利。相反地，軍事上的動搖，影響到外交形勢；而外交的舉棋不定，也會削弱了前線士兵作戰的決心。

軍事的抗戰展開之後，外交形勢確已大大地展開了。遠東戰爭已成爲目前世界政治中的唯一中心問題。全世界目光的集中點，已經不再在伊伯利半島，不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西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不只是中國民族的歷史課題，而是全世界和平人民所共同負擔的迫切任

務了。

誰也不能再行忽略這遠東事態的嚴重性和危險性。這一向關上大門不問世事快有了二十年的美國，現在也不能不向門外張望一下。旁的國家自然更不必說。

因此外交形勢確實和二三個月以前大不同了。在以前，我們的外交，陷在極度苦悶中，時常會感覺到左支右絀，啼笑皆非。現在却不然。在抗戰所產生的新環境中，外交有了自由舒展的場地，可以利用抗戰的勝利形勢和國際的普遍反響，而着着進展。但是另一方面，在這新環境中，外交上所引起的問題，也比以前更複雜的多。單就目前最迫切的外交問題來說，至少有四個；——

(一) 外交原則問題；

(二) 戰爭目的問題；

(三) 對日宣戰絕交問題；

(四) 對侵略陣線的態度問題。

這四個問題的解決，對於抗戰前途的影響，都是十分重大的。本文不過想就這四個問題，分別提出若干綱要，指出解決要點，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與把握。詳細的研究，却不是本文所能容納。倘使因了這篇文章，引起國人對於當前外交問題的更進一步研究討論，那也就算達到了本文的目的了。

外交原則問題

問題一 有原則的外交，還是無原則的外交？

有的人主張有原則的外交，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無原則的外交。主張外交無原則的，唯一理由，是說，外交政策要隨機應變，不拘一格。這固然不錯。但是有原則的外交，在實際運用的時候，也仍然可以隨機應變，不拘一格。要是無原則的隨機應變，那就等於投機。弱國外交決不能從投機中得到利益的。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很簡單：有原則的外交就是主動的外交。無原則的外交就是被動的外交。要使我們的外交政策，由被動地位入於主動地位，自然只有採取有原則的外交。

問題二 和平外交，還是侵略外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全世界分割成和平外交和侵略外交的兩大

陣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謂和平外交，主張尊重領土現狀和條約義務，反對戰爭與戰爭威脅，所謂侵略外交，主張變更領土現狀，要求廢除或修改現行條約，而且不惜爲此種目的而發動戰爭。不管願意或不願意，中國必須參加這兩個陣營的一個，這是很明顯的。中國的抗日戰爭，目的在於反抗侵略，保持領土現狀，恢復條約尊嚴。中國雖然要從事戰爭到底，但這是反戰爭的戰爭。所以中國參加和平外交的陣營，而反對侵略外交的陣營，這應該是抗戰時期最基本的外交原則。

這個外交原則確定了之後，許多外交上的次要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對於國際聯盟，中國本已失望了的，但是現在依然不放棄日內瓦外交，就是因爲我們走着和平外交路線的緣故。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黨的對外政綱之一，但在抗戰時期，我們可以停止執行。至就一般的國際形勢

而言，我們應該堅決反對世界大戰。我們要求各國一致起來反對日本侵略，就是因為要避免引起世界大戰。至於那些希望世界大戰馬上起來，中國才有出路那種想法，是完全錯誤，而且和抗戰時期的外交原則，是絕對相反的。

問題三 英美中心主義的外交，還是中蘇中心主義的外交？

和平外交只是一個總的外交原則。要實際地運用外交，以保證抗戰的勝利，單是這一個總的原則是不夠的。必須要有一個確定外交中心的原則。比方說，我們要聯合英美法蘇以及一切和平國家，這一個總的原則，是完全對的。但是英法蘇以及一切和平國家，只有在要求維持現狀這一點上，和我們的抗戰的目的，大致相同。此外就不能完全一致。這些國家

一致同情於中國抗戰，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願意而且可能支持中國抗戰的程度，却一個個都不相同。英國希望戰爭越早停止越好，即使因此使中國多犧牲一些，也並不在乎。美國雖不願意中國屈服讓步，但也不可能立即出面支持中國的抗戰。法國和蘇聯的態度，自然要好的多，可是因為地理位置和國內政治條件的差異，法國和蘇聯對遠東問題的態度，也不能完全一致。所以中國在外交上聯合英美法蘇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對於英美法蘇等國斷然不能毫無差別地共同看待。要是這樣，在外交上，中國就永遠不能開步走。換句話說，在外交行動上一定要找到一個中心才有辦法。例如目前法國的外交，以英法協調為中心路線，德國和意大利則有所謂柏林羅馬軸心。

過去中國外交並沒有一個確定的中心，如其說有，那就是英美中心主

義的外交。英美中心主義在抗戰開始以前的一個時期，是適合遠東的國際環境的。因爲在那時，中國還沒有開始堅決抗戰，所以和妥協傾向的英美外交，步調不妨一致。可是在抗戰開始之後，而且在中國決定抗戰到底之後，英美中心主義的外交，就大成問題了。中國現在要求澈底消滅日本侵略政策，收復中國一切失地，但英美所要求的，却只是日本侵略要有一定限度。而且在這一點上，英美的態度，也不能完全一致。於是我們的外交遇到了困難。要是擺脫英美的影響，就不免失掉外交中心。要是追隨着英美，亦步亦趨，必然要妨害了我們的抗戰決心，甚至於被迫妥洽。在最近，許多人不滿於英美當局的態度。尤其是英國的態度，更使大家失望。但是這不能完全怪英美，因爲英美所保持的，還是向來一貫的政策和態度。這倒要怪我們自己沒有把外交中心，轉變過來，去適應抗戰時期的新

外交環境。

抗戰時期的外交，只有是中蘇中心主義的外交才對。什麼叫中蘇中心主義？就是首先使遠東方面直接受日本侵略威脅的中蘇兩大國，在外交行動上取得完全一致，造成遠東外交的一個堅強中心，然後推動英美法以及一切和平國家，共同反對日本侵略。只有這樣，才能運用外交政策，以保證抗戰的勝利。因為中蘇兩國原是太平洋西岸兩個最大的國家，就反對日本侵略的堅決程度來說，並沒有一點差別。也只有這兩大國的一致行動，才能使抗戰繼續展開，而不至有中途妥洽的危險。只要中國抗戰繼續展開，堅持到底，其他和平國家由動搖觀望一變而為積極支持中國抗戰，是毫無問題的。

和平外交應該是有組織的外交。就整個國際和平陣線來說，在西歐方

面應該以英法兩國的協調爲其中心，在美洲方面應該以美國領導下的美洲各國爲其中心。再加上遠東方面的中蘇中心，造成鼎足之勢，這樣便構成了全世界和平組織的骨幹。所以中蘇中心主義的外交，不僅適合於中國目前的抗戰要求，而且對於整個和平外交的陣營，也是有絕大貢獻的。

戰爭目的問題

問題一 戰爭要不要有目的？

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爲任何戰爭都是有一定目的的。不過帝國主義者從事侵略戰爭的時候，決不把戰爭的真正目的，洩露出來，但是在反侵略戰爭中，戰爭的目的，本來是堂堂正正的，所以用不到隱瞞。而且爲爭取全世界的同情起見，更有公開宣佈的絕對必要。

只有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存心中途妥洽的，才能把戰爭的目的公開宣佈。要是我們已經決定了抗戰到底，不論在何種情勢之下，倘不達到目的，決不妥洽，那麼斷沒有理由不宣佈戰爭的目的。反之我們倘不確定戰爭的目的，而且向全世界公開宣佈，就容易引起友邦的懷疑和誤會。比方說，敵人時常造謠，說我們抗戰的目的，是要消滅一切友邦的在華既得利益。假使我們對於抗戰目的有明白的說明，敵人的造謠，就完全失掉效用

了。

問題二 我們抗戰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一個極其值得研究討論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向全世界宣佈，要「抗戰到底」。這意思就是說我們要達到抗戰目的之後，才停止抗戰。

但是抗戰的目的的是什麼？要是沒有確定下來，「抗戰到底」這一句話依然是落空的。人們依然要懷疑我們隨時可以停止抗戰。

就我的意見，我們應該立即向全世界宣佈，我們爲反侵界而戰爭，爲反戰爭而戰爭。因此我們的戰爭目的，第一，是要恢復九一八以前的中國領土主權原狀，第二是要使朝鮮台灣民族獨立解放，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再行從事殖民地侵略；第二，是要結合中蘇英美法日造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這是我們的戰爭目的，也就是我們的和平條件，沒有貫徹這些條件，我們決不停止抗戰。此外我們即使得到勝利，我們決不向戰敗國要求割地賠款，我們決不要求取消其他各國在中國的利益。這樣我們才能充分表示出我們的抗戰的神聖的意義，而得到一切友邦的同情與諒解。

對日宣戰絕交問題

問題一 是技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許多人把技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淆起來，所以先得研究對日宣戰絕交問題，到底是一個技術問題，或是一個政治問題，或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兼政治問題。

要不要對日宣戰絕交？這一個問題，從技術上說起來，已經是不存在了，國際法上並沒有規定必須甲國對乙國或乙國對甲國正式宣戰，方才承認甲乙兩國間戰爭狀態的存在。在目前，中日兩國間戰爭狀態的存在，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兩國在戰爭狀態中間，外交關係自然停止，即使中國駐日大使還沒有召回本國，也並不能證明中日兩國間正常外交關係的繼

續存在。所以從法理上說，中日兩國間的戰爭狀態，乃是一種已成事實，在這時候，再來一個宣戰絕交，就等於畫蛇添足，是沒有必要的。

但是另有一些人，却根據技術的理由，證明宣戰絕交，對於我國是不利的。因為宣戰的結果，第一，美國要宣佈實施中立法，（自從羅斯福的演說和美國國務卿宣言發表之後，此種理由更不能成立。）第二，日本在中國沿岸可以採取戰時封鎖；第三，中國違反凱洛格非戰公約。這三個理由，實際上都不充分。因為美國實施中立法，和日本實施戰時封鎖，這兩件事決不因中國的宣戰與否而決定。假定美國要採取孤立政策，就目前的狀態，已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可以實施中立法。日本不實施戰時封鎖，實際上是因為要避免和英美衝突，決不是因為中國不宣戰的緣故。至於非戰公約，對於自衛戰爭原是作為例外的，所以決不能限制中國的對日抗戰。

所以，純粹從技術上說，要不要對日宣戰絕交，這個問題完全不存在。問題却存在於政治方面。

從政治上說，戰爭狀態已經存在。假如我們要向國內國外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那就必須向全世界指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中國抗日自衛戰爭的正當。假如我們不指出戰爭狀態已經存在，假如我們和敵國還有些許藕斷絲連的關係，那就是在客觀上減輕日本侵略的責任，而使全世界懷疑中國抗戰的真誠。反之，假如我們迎合英國的態度，暫時不切斷對日妥洽的途徑，替日後第三者調停，預留地步，那麼我們自然不需要明白指出戰爭狀態的存在。在軍事上儘管應戰，在外交上就不妨含糊一些。

所以宣戰與不宣戰，絕交與不絕交，在政治上出入是重大的。

問題二 在政治上要不要宣戰絕交？

這問題差不多已經答覆了。因為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抗戰到底，所害怕的是中途妥洽，所以在技術上雖然並不需要宣戰絕交，可是在政治上，宣戰絕交這一個表示，却是絕對必要的。

問題三 怎樣表示對日宣戰絕交？

既然僅是政治上的必要，而非技術上的必要，那麼對日宣戰絕交，就用不着一定要由政府發出一紙 *declaration of War* 此外却有各種方法表示我們對日作戰的決心。第一，出席國聯的中國代表，應該明白指出日本已經從事侵略戰爭，中國也已經根據盟約第十條，為履行「防禦外來侵略

的義務」而堅決抗戰到底，並且要求國聯實施第十六十七條的制裁辦法。這並不是對國聯過存奢望，而是暴露日本從事侵略戰爭的責任。在過去的國聯大會和行政院中，我們對於這一點的確還做得不夠。第二，中國代表可以在九國公約會議中，特別指出日本破壞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從事侵略戰爭的事實，（其實美國國務院宣言中已經明白承認這些事了。）要求各國支持中國抗戰，在日本不放棄一切侵略行動之前，中國拒絕一切停戰提議。第三，中國政府可以向全世界發表宣言，說明中國抗戰的目的。第四，中國政府應該撤回駐日使領，委託第三國駐日使領保護中國留日僑民利益。第五，以政府命令，停止償付一切對日債務。

對侵略陣綫的態度問題

問題一 中國要不要加入思想集團的鬥爭？

「思想集團」(Ideological bloc)這是侵略陣線創造出來的名詞。侵略陣線爲了要實施對外侵略，所以創立了「反共集團」，而同時把一切參加和平陣線的國家，認作「反法西斯集團」。這樣把世界分成了「反共」與「反法西斯」兩個對立的陣營。

李維諾夫說得好，「反共」是地質學上的名詞。侵略陣線爲了要掩護侵略的目的，所以故意造作「思想集團」鬥爭這個名稱。其實只是爲了原料和市場，而決不是爲「思想」。

中國爲反對侵略保衛國土而抗戰，並不是爲了反對某種思想而抗戰，所以所謂思想集團的鬥爭，即使有這樣事實的存在，中國並沒有參加的必

要。中國拒絕日本和德國的要求，不參加反共協定，就是表示不參加思想集團的鬥爭。同樣地，中國和蘇聯訂結不侵犯條約，也決不是參加了某種思想集團。

問題二 中國能不能和侵略陣線合作？

中國不能參加思想集團的鬥爭，但同時也不能希望和侵略陣線合作。所謂侵略陣線是指敵國的同盟者，主要的是德國和意大利。德國和意大利在目前都是中國的友邦，可是在外交上，德意日三國站在一條戰線，（名為反共戰線而實則侵略戰線）這是已經確定了的。在以前，中國還沒有堅決對日抗戰，所以對德對意外交不會發生問題。現在就不同了。假如中國採取有原則的外交，就再沒有和德意合作的可能。這並不是說，德意一定

要幫助日本反對我們，即使德意並不幫助日本，但是中國會因聯合德意的緣故，而離開了英法蘇聯，從和平外交的原則來說，這是完全衝突的。

德意兩國一方面忠實於侵略陣線，但是另一方面也決不願放棄在中國商業利益。因此中國可以利用這一個心理，竭力使德意保持中立，不積極援助日本。但是超過了這限度，而把德意當作真正的朋友，那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過分接近侵略陣線，勢必動搖軍事抗戰，以至不能貫徹到底，而且要失掉和平國家的有力支持。

因此，我們對德意的態度，應該儘可能避免對德意的衝突，同時明白反對德意袒護日本的一切言論行動，以求德意對於中日戰爭，保持真正的中立態度。不過這只是一時的。我們的對日抗戰，範圍擴大，牽涉其他國家的時候，德意兩國便有加入日本方面作戰的可能。所以在抗戰時期發展

對德對意的關係，應絕對以商業關係爲限。我們不能讓德意的軍事顧問，參預我國的國防機密，我們也決不能使敵國的同盟者，來掌握我國的交通事業和航空機關。認清了這幾點，我們對侵略陣線的態度，就不難確定了。

九國公約會議的展望

一 從日內瓦到白魯塞爾

十月六日國際聯盟大會通過了關於中日問題的決議案，建議召集九國公約各簽字國及其他和遠東有關的國家，舉行會議，以解決中日兩國的衝突。這一個決議案是又一次證明了國際聯盟的無能，與國際法治制度的破產。

假如國聯會員國間，或者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發生了衝突，應該由那一個機關負責主管這件事呢？毫無疑義地，這應該是國聯。國聯是不是有辦法解決國際爭端呢？不管國聯盟約本身有着多少缺點（任何法律都不能

避免缺點的)，但怎樣調解國際爭端，怎樣制裁侵略國家，在盟約中間，却都有明白的規定。所以在目前，解決國際糾紛，惟一的機關應當是國際聯盟，唯一適用的條文，應當是國際聯盟盟約。

但是雖然有了這比較完備的工具，許多大國却往往不愛用它。不愛用日內瓦這機構，解決國際糾紛，表面的理由有好多個：國聯不能包含一切國家在內，是一個理由；國聯的工作程序不完備，也是一個理由；過去國聯解決國際糾紛的失敗經驗，是又一個理由。但是實際的理由，却只有一個，就因為國聯的組織比較民主化，小國和大國有同等發言權；而且國聯盟約比較有束縛性，不能隨意伸縮。這兩點使帝國主義者感覺不方便，礙手礙腳，所以就不愛用日內瓦這機構解決一切國際的糾紛。

自從國聯處理阿比西尼亞事件失敗之後，（其實失敗的原因，由於一

部分大國，不願忠實執行盟約，而並不是由於國聯本身。（日內瓦便有門庭冷落之感。許多重要國際問題，在國際聯盟職權之內的，却都移到外交會議中去處理。例如土耳其海峽設防問題，是由蒙德婁會議處理的；西班牙問題是由倫敦干涉委員會處理的，地中海上禁止「海盜行爲」問題，又是由尼翁會議處理的，現在中日問題便也依樣畫葫蘆，國際聯盟自己放棄了責任，而交到白魯塞爾會議去處理。

二 九國公約並不是反侵略的

從日內瓦到白魯塞爾這一個移花接木的方式，就我們中國的立場來說，並不是十分有利的。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

第一，許多人以為召集九國公約會議，是因為希望美國參加的緣故。

這一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美國雖然反對參加國聯，但是對於遠東問題，却始終表示和國聯忠實合作。從九一八以來便是如此。最近國聯大會通過譴責日本的決議案的那天，羅斯福總統便發表反對侵略的演說，接着美國國務院也發表正式聲明，指斥日本違反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事實證明，國聯對日本的任何行動，都會得到美國的贊助。所以單是爲了要美國加入合作，根本就沒有在日內瓦之外另行召集會議的必要。相反地，在九國會議中間，原來不出席國聯的日本德國意大利却有了參加的權利。現在日本德國雖然暫時拒絕參加，可是單是一個意大利，已經足夠搗亂，而使白魯塞爾會議，不能通過反對侵略國的決議案，所以單從組織的成分來說，白魯塞爾會議是並不利於中國的。

第二，在國聯一切會議中，組織比較民主化，一切決定，不能不尊重

多數小國的意見。但是白魯塞爾會議却是純粹的外交家會議，在這裏更便於大國操縱把持。

第三，國聯盟約對於侵略國比較有具體的制裁辦法，所以在國聯會議中，中國在法理上處於極有利的地位。可是白魯塞爾會議却不一定要依據國聯盟約。至於九國公約根本就沒有對於破壞公約國的制裁規定。因此我們不能從日內瓦得到的，自然更不能從白魯塞爾得到了。

在這裏必須要明白的，就是九國公約的本身，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九國公約並不能算是一種集體安全公約。這公約的簽訂動機，是爲了要實現門戶開放的原則，換句話說，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條約。在這條約中間，最重要的規定，是列強在中國的機會均等。嚴格地說起來，九國公約第一條雖說明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而整個公約的精神，却是和中國主權獨立的

原則，完全相牴觸的。（尤其是公約第三條，第五條。）無論如何，九國公約決不是一種反侵略的安全條約。在公約條文中，對於公約被破壞時，只有各國應「相互磋商」的規定。但這裏所謂「相互磋商」是指侵略國應徵得其他侵略國同意的意思，而並不說要共同制裁侵略。所以除了第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的空洞規定之外，找不出九國公約有可適用以反對日本侵略的地方。

九國公約不但不能援引以制裁侵略國，而且也不能援引以調解中日衝突。因為在九國公約的條文中間，絕沒有調解的規定。而且九國公約簽字國也絕不像國際聯盟和小協商或巴爾幹協商那樣，是一個國際組織。

因此把九國公約的效用，看得過高，是錯誤的。把九國公約會議和九國公約混爲一物，尤其是大錯而特錯的。所謂白魯塞爾會議，不過是九國

公約各簽字國和非簽字國臨時集合的外交官會議。在這會議中間，不需要引用九國公約，而且也不可能引用九國公約。只要參加的幾個主要國家同意，什麼事都能做。要是不能同意，就什麼事也不能做。條約有沒有規定，那是毫無關係。

三 會議中的分野

拋開了條約，我們就得講實際。在實際上九國公約會議能夠做什麼，是要靠參加會議的各主要國家來決定的。

參加會議的是那一些國家？它們的立場怎樣？

這是無疑的，在白魯塞爾這忠義堂中，英國應該坐頭一把交椅。英國是最初主張召集九國公約會議的國家。在目前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十九

國，要是投起票來，英本國和自治屬地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度南非就佔了六票，加上荷蘭葡萄牙丹麥瑞典挪威這五國，是在英國卵翼下的。這樣英國就在十九票中佔了十一票。所以英國的態度，影響整個會議的決定，是不成問題的。

英國將要在白魯塞爾採取什麼態度，雖然在目前還無從判斷，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白，英國到現在為止，依然希望中日事件能夠得到妥協解決。它在白魯塞爾會議，決不會比在西班牙不干涉委員會採取更強硬的態度。這從英國發起召集九國公約會議，却又不願意在倫敦召開會議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因為英國的態度如此，美國和法國也不免要受一些影響。就美法兩國立場來說，它們主張對侵略國採取共同的行動，可是一定要取得英國的

同意才行。雖然美國孤立派親日分子非常活躍，但自從羅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說發表之後，白宮的遠東政策已經明朗化。抱大海軍主義的羅斯福，決不能坐視日本併吞中國。美國所惟一顧慮的，不是國內的孤立主義者，而倒是英國。這和九一八以後的情形並沒有什麼大出入。

意大利參加九國會議，是特別可以注意的。墨索里尼已經公然宣佈，意國代表要在白魯塞爾給日本充辯護律師。這還不夠，在白魯塞爾會議開會之前。意國進行參加德日反共協定，表示法西斯國家的三位一體，因此可以預想，意國代表的出席，要使九國公約會議，受致命的打擊。至於德國雖然暫時拒絕參加，但仍聲明準備隨時參加。這是很明白的。德國一面袒護日本，一面又不放棄中日兩國間的調人地位，它的外交是比意國更陰險可怕的。

蘇聯總算被邀請出席了，這應該是英國和意國相當諒解的結果。蘇聯的參加，是白魯塞爾會議的唯一好現象，但是英國態度動搖的時候，蘇聯在會議中的行動，仍會感覺到困難。

日本不參加會議，這原因是可以猜想到的。它本來不願意九國公約會議有什麼成就。雖然日本的文治派渴望停戰議和，但是戰爭開始以後，軍部勢力更比從前囂張，所以決不願意有一個九國公約會議來約束侵略的行動。而且日本自身出席會議，倒不如由日本的同盟國意大利出席辯護，要更便利的多呢。

四 預測

白魯塞爾會議在上述的條件之下召集，我們所能夠預期的結果是什麼

呢？

在外交官會議中，主要各國的態度不能一致，便不可能有共同的行動。在這次會議，各國的態度是絕對不一致的。所能一致的，只有一點，就是向中日兩國，作調停的初步嘗試。這初步嘗試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失敗之後，九國公約會議將如何下場？

最大的可能，參加的國家通過決議案，禁止以原料及軍用品供給日本，甚或對日絕交，這樣的辦法在意阿戰爭中曾做了一半，結果是失敗了。這次會議，因有意大利代表的出席，要是達到這一個結果，是十分出於意外的。

退一步的辦法，就是通過道義上譴責日本的決議案。這在國聯已經做過許多次了。當然在目前，僅僅口頭筆頭的誅伐，是絕對不夠的。可是就

是這一點，意國代表也必然要提出反對。

這兩個辦法都行不通，最後就只有成立一個委員會之類的東西，慢慢再想辦法，這是無辦法的辦法。再不然，就只好把中日問題擬成一個報告書，退回日內瓦去處理了。

退回日內瓦處理，雖然並不一定有希望，但是要是在白魯塞爾聽憑幾個大國擺佈，浪費時光，那麼在國聯處理，却不一定是壞的。因為國聯到底要不要保障會員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要不要對侵略國實施制裁，總得要有一個下文啊！

五 我們的態度

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

這是很明白的。從九一八以來，國聯處理中日問題，我們已領教過多次了。根據我們的經驗，只有用我們自己的拳頭，和世界一切和平國家的拳頭，才能把侵略國打出去，對於國際聯盟不能希望得到什麼，難道對於白魯塞爾會議我們能夠希望得到什麼嗎？

自然，我們爲爭取友邦同情起見，我們贊成參加九國公約會議。我們姑且不反對九國公約會議，但是我們再不能像從前倚賴國際聯盟那樣的倚賴九國公約會議。

不錯，在白魯塞爾，是我們運用外交政策的一個好機會，這機會是不可失去的。我們要儘量表示我國抗戰的嚴正立場，爭取各國對中國的同情。我們尤其要表示在日本侵略未停止以前，拒絕一切調解，以打斷英美妥洽的念頭，而給與我國抗戰以實質的援助。此外我們更應當與蘇聯代表

取得一致，以增強我們在會議中發言的力量。這都是必要的。要是超過了這一點，而幻想九國公約會議能夠解決因日本侵略中國所產生的一切糾紛，那不但會使我們大大失望，而且也會動搖我國早已決定了的抗戰到底的堅決意志。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運用九國公約會議，以支持抗戰到底，而決不可讓九國公約會議取消我國的抗戰。即使單是這樣想，也是十分危險的。

德意與遠東事件

九國公約會議今天就要在北京開會了。這一次會議的成功與失敗，決定在主要各國對於遠東問題的態度。我國在這一次會議中採取什麼外交策略，也決定在主要各國的態度。所以在九國公約會議開始的時候，對於各國態度作一番檢討，是不可少的。

自從我國發動對日抗戰以後，各友邦政府人民對中國的同情，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無論是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法國也好，蘇聯也好，雖然同情的程度有差別，步調不一致，但是在反對日本侵略這一點上，却絕對沒有分別。在所謂「友邦」中間，使我們感覺不放心的；却只有兩個國家，就是德國和意大利。

直到最近爲止，我們都承認德國和意大利是我們的友邦。但自從去年德國和日本訂結反共協定之後，我們對於德國這個友邦便不能不有一些戒心。雖然在反共協定訂結的時候，德國政府曾經聲明不適用在中國，但是對於我們的敵人的同盟者，我們是不能不有戒備的。

德國不出席北京會議。據德國官方的解釋，因爲德國要是出席北京會議，一定要替日本辯護，這樣就不免引起中國的不滿，所以索性不出席，以免左右爲難。德國這一種態度，已經說明了德國同情於侵略者。此外，自從八一三以後，德國的報紙屢次爲日本伸辯，說日本在中國的行動，目的在於反共防赤。想不到我們的友邦的德國，竟和日本一鼻孔出氣，誣蔑三民主義的中國爲「赤化」。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德國報紙這一種說法，對於我國是一種不友誼的表示。

這幾天，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敵方所宣傳的消息，說德國大使陶德曼現正進行調解中日兩國衝突。同時德國的財閥路德到了天津，向日本同盟社發表談話，主張日德兩國合作開發華北。我們希望日本方面所宣傳的這兩個消息，是完全造謠。假如不然，德國這些舉動，對於中國，不僅是不友誼的表示，而且是一種可怕的陰謀了。

不幸得很，意國在這次中日戰爭中所表示的態度，也不比德國好些。意相墨索里尼在報紙發表的論文，竟至公然袒護日本。意國雖然出席北京會議，但據報紙所傳，惟一的作用，是在替日本立場辯護。最使我們痛心的，意國偏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候，準備參加德日反共協定。原來意國已經決定爲了對遠東侵略國的合作，而犧牲對中國的友誼了。

意國是法西斯國家，德國也是法西斯國家。法西斯主義雖然和三民主

義不相容，但是我們決不因此而反對德意兩國。我們認爲現在世界上只有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的對立，所謂思想集團的對立，根本並不存在。即使存在的話，中國也決不參加思想集團的鬥爭。中國不願意參加反共協定，也就因爲這緣故。但是不論是法西斯國家也好，民主國家也好，假如幫助我們的敵人，誣蔑我們的國體政制，甚至和侵略國家勾結起來，共同分肥，那決不是我們所能寬恕的。

我國在抗戰中間，只承認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對於此外一切國家，我們都願意友好相處。可是在一切「友邦」中間，我們應得有辨別。把人人都當作敵人，就等於放縱了真正的敵人。但是把人人都當作友人，也就等於沒有一個友人。在九國公約會議中間，無論在外交上，或者在輿論上我們必須有這一個明確的認識才好。

附

錄

憶北方的友人

在這緊張而嚴肅的日子，一件過去的回憶，泛上了我的心頭。

初春天氣，在莫斯科近郊，我去參觀工人航空俱樂部和航空降落傘的表現。在那裏，工人們在學習一切航空技術，尤其是航空降落的實習。原來蘇聯的工人，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幾乎每人都得學習一種軍事技術，或是航空，或是射擊，或是騎術。在都市中間，學航空或「跳空」的，佔了最多數。工人航空俱樂部就是這些專學「飛」和「跳」的工人們所組織的。每一個工人，胸頭都掛着一個徽章，上面寫着數目字10，37，52之類。這是表示曾經實習跳空的次數，最多的標明着一百次，那是最熟練的

跳空家了。

但是最使我感到興味的，不是那航空俱樂部的組織設備，而是蘇聯青年飛行家和跳空家的熱情，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熱情。

我給這些壯碩而活潑的青年工人包圍着。大家問這，問那，好像看見剛從遠方回家的兄弟一般。

在沒有去航空俱樂部之前，一個帶引我去參觀的跳空隊教導員——有過百次的跳空紀錄的——先就和我說：『我可以帶你去參觀跳空表現，不要你的謝禮。但是有一個交換條件，就是，你們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開戰的時候，你必須介紹我去中國當一個志願兵。』

在航空俱樂部，大多數的青年飛行家跳空家，都向我提出同樣的請求。他們都熱烈盼望要去中國投效。他們認為幫助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的侵略，這是他們的最大的愉快。

『假如中國需要志願兵，只要一下命令，保管一天之內，就有十萬人去報名。蘇聯工人沒有一個不願意幫中國兄弟們去打仗。』

從這些親切的友人，知道蘇聯的空軍威力又是怎樣鉅大啊：『你知道嗎？我們的鉅型的降落傘，現在已經可以把整個的坦克車或重砲從空中運送到地上。你可以設想將來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華北的時候，我們只要派飛機二三百架，就可以從西伯利亞或外蒙出發，把配備完全的整師的機械化部隊，從航空降落傘運送到侵略者的後方戰地。侵略者有一天突然在後方發現有一師機械化部隊，而且一個個都是最英勇善戰的，你想敵人要潰亂到成一個什麼樣子！』

我很慚愧，我在目前，還沒有可能介紹這些熱情的友人，來我們這裏

參加抗戰，我只有白白辜負了他們的一番盛意。但是這些友人們熱情的表示，却是我所永不能忘却的。尤其是在我們全民族抗戰開始的今天，在緊張而嚴肅的空氣中，回憶這些北方的友人，使我的鬥爭勇氣，突然增長了百倍。

我並不以為我們只有倚靠了北方友邦的強大的武力的援助，才能夠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去。一個國家，只希望倚靠外來的援助，以保衛國土，這至少是一個不長進的想頭，但是在另一方面，任何友邦的善意的援助，我們也斷沒加以拒絕的理由，因為一切善意的援助，都是出於正義的動機和人類的立場。這從北方這些友人的表白，是可以明白看出來的。我們能夠相信蘇聯友人們援助中國的熱烈要求，是由於別的不利於中國的動機嗎？除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一種動機外，還會有別的用心嗎？

也不僅是蘇聯人民而已。全世界一切國家的人民，除非是受了帝國主義，沙文主義的醉麻，斷不會沒有正義感和人類的同情。正義感是屬全社會人類的。所以沒有人見了日本飛機轟炸中國平民，不會產生極度的憤慨。

這是不必諱言的，在物質上中國是一個弱國。因為假如不是物質力量薄弱，根本就沒有被侵略的可能。但是在精神上，中國却並不是一個弱國。在精神上道德上，中國民族和全世界愛和平，愛正義的人民，是聯帶一致的。因此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方法，自然也只有動員全世界一切精神道德勢力，使成爲一種物質的力量。美國的海員，已經以實際行動，表示對中國的同情。中蘇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北方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援助，更將有積極的表現，也是毫沒有疑問的。

爲反對黷武主義的侵略而鬥爭，這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而是全人類的事。所以我們斷不是孤獨的。因爲我們不是孤獨的，所以我們也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六，九，六。上海。

到勝利的路

中華民國已經有二十六年的歷史了，但是全民族對外戰爭，現在却還是第一次。自然我們也曾參加了世界大戰，但是誰也知道，中國在大戰中只是名義上的參戰，至多也不過跟着協約國，搖旗吶喊而已。真正的對外戰爭在民國歷史中却還不曾有過。

真正的對外戰爭，是國與國的戰爭。敵人用了全國的力量來侵略屠殺我們。我們自然也只有用了全國的力量保衛我們自己。

所謂全國的力量，這一句話是應該特別重視的。在清代，我們經過了許多次的對外戰爭，經過了中英戰爭，中法戰爭，中俄戰爭，和第一次中

日戰爭。但是所得到的結果，只是妥洽，屈服，割地，賠款。這就因爲在清代，我們並沒有用全國的力量，從事對外抗戰，而且也不可能用全國的力量，從事對外抗戰。原來當時的「國」，是清室所私有的「國」，而並不是四萬萬人民共有的「國」。清室的大臣剛毅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語。清室的上諭，並且主張「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之下，要動員全國的力量，以對外抗戰，是斷沒有可能的。

「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的政策，到底把清朝三百年的統治斷送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後，「國」已是四萬萬人共有的國，而不是少數人的私產了。但是因爲民國成立以來，並沒有經過一次真正的對外戰爭，所以到最近爲止，人們並沒有真正感覺到「國」的需要，「國」的寶貴。辛亥

革命之後，我們爲了內部問題，整整地鬧了二十五年。直到日寇侵佔了中國三分之一土地，而且經過了六年國難之後，我們才覺醒過來，全國團結一致對外。這是我們所不必諱言的啊。

現在有一種主張，不但在國外流行着，而且在國內也竟有一部分人迷信着。就是說：「一個國家只有對內實行專制獨裁，才能對外強硬，民主政治對外是沒有力量的。」希特勒這樣主張，墨索里尼這樣主張，日本軍閥也這樣主張，這都沒有錯，因爲法西斯侵略者，國內的人民都反對戰爭，所以要從事對外侵略，首先必須在國內實行專制獨裁。可是在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及被侵略的國家，却是剛巧相反。被侵略的國家，人民都願意爲保衛祖國而戰鬥，所反對的只是對外屈服投降。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增加對外抵抗的力量。專制獨裁的結果，却只有使國家的力量削弱。清

朝末年的政策，就是一個榜樣。

被侵略的國家，要向強大的敵人實行抗戰，有兩個必要條件，就是統一和民主。而這兩個條件又是不能分開的。沒有統一，固然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團結統一，也斷不能鞏固。

現在團結統一已經成爲事實了。我們所需要的，就只是民主。抗戰時期需要民主，這是極容易明白的。假如人民都知道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沒有一個人不願意爲保衛祖國而獻身。要是人民和國家本來就沒有多大干係，那麼即使勉強抗戰，勝利的把握是很少的。

沒有比在抗戰時期更需要民衆的了。前方人力的補充，需要民衆。軍隊的運輸接濟，需要民衆。後方的供應救護，需要民衆。在全民的抗戰中，勝負並不倚靠武器來決定，而是倚靠動員的人數多寡來決定。這動員

不僅是軍事方面，而且包含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勞動方面，技術方面，文化方面，在國內戰爭中，所需要的不過是一部分雇傭的軍隊，而在對外戰爭中，尤其是對強大的侵略者的抗戰中，必然需要全體民衆來參加。但是廣大的民衆，要是不能參加國家的政治，是不是都能自發地英勇地參加對外戰爭，實在是一個疑問。

漢奸的活動到處存在着，誠然是一種可恥的事實。但是中國人中間有漢奸，這並不能說明中國人不愛國。我相信大部分的漢奸都是因爲他們的生活和國家太無干係，所以才會認賊作父。

所以要支持抗戰，達到最後的勝利，只有一條大路，就是民主。只要徹底實現三民主義，徹底實行民治民有民享的原則，把一切民衆都組織起來，使一切人民都享有合法的自由，不但全民動員，可以立即完成，而且

以四萬五千萬同胞的統一力量，爲反對外來侵略而戰鬥，最後的勝利是不成問題的。而且也只有這樣，才是唯一的勝利的道路。

今天是國慶日，也是我們對暴日實行抗戰以後的第一個國慶日。假如我們不忘記爲民族獨立自由而殉身的先烈，假定我們還謹記着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我們就應該一心一意，大家起來，依着民主統一的路徑，來給垂危的中華民國，爭取光榮的勝利。「對敵人要殘酷，對自己人要寬容！」這句話尤其要讓大家時刻謹記着。

二六，十，十，上聯。

謹 防 疫 病

八月十三日上海中央軍發動抗戰，是一件劃時代的歷史事實，是毫無疑義的。因爲在八月十三日以前，或和或戰，到底並沒有完全確定。到了八月十三日以後，全國一致參加抗戰，於是沒有一個人主和，而且也沒有一個人主張妥洽了。

但是沒有人主張妥洽，並不就是說，妥洽的種子已經完全根絕。妥洽是一種疫苗。這種疫苗在六年以來，已經散佈在我們的血液中間，要是沒有經過許多次的血清注射，是斷不會完全消滅的。不錯，在抗戰開始以後，而且在繼續勝利的過程中間，妥洽的疫苗，只是潛伏着，沒有呈現在

表面。但是一到了抗戰偶然遭了一次挫敗，這疫菌就會活躍起來瀰漫在空氣中間，使人們的呼吸都受了窒塞。

在我們對日寇的持久抗戰中間，軍事的偶而挫敗，是完全在我們的意料中的。不僅是一個地方的挫敗，而且也可以在全部戰線同時挫敗。不僅是一次的挫敗，而且也可以有十次二十次的挫敗。我們已經準備着焦土抗日，我們自然毫不畏懼挫敗。我們所畏懼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們自身中間妥洽投降的疫菌隨着軍事的挫敗而活躍罷了。

就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兩個月中間的整個軍事形勢來說，我們依然是得到勝利的。敵人預定的計劃是要在一二個月之內，佔領黃河以北全部領土，佔領上海，佔領京滬和滬杭線，以威脅我國首都，逼迫我們向侵略者屈膝。這些目的，顯然並沒有達到，而且敵人已蒙了當初所不及預料到的

廣大損失。這樣說起來這兩個月作戰的結果，已經超過了我們的預期。可是從另一方面說，華北的戰爭和上海的戰爭，不能得到平衡的發展。在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四省，軍事上已遇到重大危機，這却是不必隱瞞的。由於敵方長期的侵略準備，優勢的軍械設備，廣大的間諜活動，又由於我方民衆組織的散漫，軍隊政治工作的缺乏，武器的羸劣，前方指揮的不統一，整個華北戰局有土崩瓦解之勢。二十九軍退出天津，決定了保定滄州的失陷。劉汝明部退出南口，決定了陽高大同的失守，而陽高大同的失守又決定山西全省的軍事崩潰。雖然有平型關的大勝，也已不及挽回頹勢。我軍沿平漢路津浦路的反攻，已處於完全不利的地位。雖然在目前，黃河以北還沒有到完全放棄的地步，可是這一個地域我軍作戰的困難，已比兩個月以前，增加數倍，却是不必諱言的。

但是這一次的挫敗，是不是決定了中日戰爭的勝負呢？當然不是的。在戰爭中間，只有一方作戰意志完全消失的時候，才能說是決定了最後的勝利。華北方面的挫敗，不但不會消滅我們的作戰意志，而且只有更加增強我們全國抗戰的決心。在歷史上的戰爭中，本國領土大部分，甚至全部被敵軍佔領而最後仍轉敗為勝的，多至不勝枚舉。舉幾個最近的例罷。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以後，德軍不久就佔領了比利時全部領土，而且攻下法國北部富庶的工業中心，空軍和長距離炮威脅巴黎，這樣一直繼續到一九一八年秋間，同盟軍方面作戰能力消耗淨盡，德奧內部發生革命，協約軍方面方才得到最後勝利。這是一件事。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中間，俄國國內到處發生反革命叛亂，加以波蘭佔領西境，英軍佔領阿昌治爾，日本佔領東部西伯利亞。在最危急的時候，列甯的政府所統轄的區

域，只限於莫斯科和近郊一帶。可是到了一九二一年，靠了工農紅軍的英勇奮鬥，終於肅清了國內國外敵人，而奠定蘇維埃聯邦的鞏固基礎。這是一件事。在大戰後的土希戰爭中，土耳其領土被希臘佔領的，超過三分之二。英法兩大國援助希臘向土耳其進攻。但是凱末爾號召青年軍人和農民，經三年的血戰，居然收復全部領土，把希臘軍隊從安那都利亞驅逐出去，完成土耳其的民族復興。這是又一件事。

現在中國受敵人武力的威脅，比之於一九二〇年的蘇聯，一九一四年的法國比利時，一九二一年的土耳其，相差的太多。因為我們現在受敵人蹂躪的土地，還不到三分之一，我們的首都還沒感受嚴重的威脅，我們的戰爭消耗，不過在開始，而敵人所消耗的却比我們更大。我們有什麼理由，說是我們已經不能戰勝敵人。相反地，由於許多歷史事實的教訓，敵

人的侵略愈加深入，他們的防禦愈加困難，我們的抗戰決心，也一定愈加堅定，而最後勝利也一定愈有把握。因為弱小國家反侵略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並不是優越的武器，充實的經濟，而是民族抗戰的決心。

所以我們不怕失敗，不怕一時的喪師失地。我們所害怕的，是我們自身的疫病。在經過一度的軍事挫敗之後，妥洽和投降的疫菌，便要乘機活躍。最近外間種種妥洽空氣的傳說，雖然大半由於敵人的造謠離間，但是我們的失敗主義者和恐日病者，也要負一部分責任。現在前敵士氣異常旺盛，國際形勢逐漸好轉。在這時候，倘再有局部停戰或全部停戰的主張，就等於根本消滅抗戰，比之於僅僅軍事的挫敗，要危險得多。自然，我不相信，在最近時期，妥洽的疫菌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可是我們却不能不謹慎防範。正像夏秋間我們必須打防疫針一樣，我們現在應該趕快加強民衆

組織，肅清漢奸意識，同時對外表示中國抗戰決心，以預防疫病——妥洽
論與和平論——的流行。

二五，一〇，四，上海。